

社會批判



期

目

最近帝國主義者的市場爭奪.....	山	夫
獨占諸問題與組織化資本主義學說.....	李	餘
國際法西斯主義與世界大戰之危機.....	江	半
馬克斯個人生活底一片斷		庵
憲章運動.....	一	之
日本底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	石	斯
印度革命與甘地的策略.....	王	果
革命家的趣聞		
普羅列塔利亞運動底根本論題.....	可	濁
勞動婦女底社會解放與五年計劃.....	山	夫
現代經濟學講座.....	河	上
第一講 “辯證法的唯物論”(續).....	江	漢
	譯	

1930.

2.

投 稿 簡 約

- 1, 本刊歡迎投稿，不論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有系統的介紹或創作。
- 2, 來稿請橫寫，並須清晰。
- 3, 來稿如不用時，一律退還。
- 4, 來稿於揭載後，酌致薄酬。
- 5, 來稿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惟刊登時如何署名，聽作者自定。
- 6, 來稿請寄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社會批判社收。

社 會 批 判 (第二期)

1930, 4, 15 日 出 版

編輯者	社會批判社	定價	每冊二角
出版者	燕山書店	預定	半年一元
發行者	燕山書店		全年二元

社 會 批 判 啓 事

本雜誌發行及印刷事務，現已完全委托北平燕山書店辦理，此後決每月出版一冊，定月之十五號出版。此後如有關於發行事務，請逕函書店接洽。編輯事宜，仍寄交本社可也。

一九三十，四，十五日

施
505
104

社會批判

第二期

目次

最近帝國主義者的市場爭奪.....	C. I. 山夫譯
獨占諸問題與組織化資本主義學說.....	E. Varga 李餘譯
國際法西斯主義與世界大戰之危機.....	江半庵譯
馬克斯個人生活底一片斷	
憲章運動.....	Karl Marx 一之譯
日本底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	F. Utley 斯人譯
印度革命與甘地的策略.....	O. W. Kuusinen 王果譯
革命家的趣聞	
普羅列塔利亞運動底根本論題.....	Sta lin 可濁譯
勞動婦女底社會解放與五年計劃.....	I. P. C 山夫譯
現代經濟學講座.....	河上肇
第一講 “辯證法的唯物論”(續).....	江漢譯
編後.....	編者

最近帝國主義者的市場爭奪

——第二次海牙會議的觀察——

山夫譯



“爲規劃德國賠償問題”而開的第二次海牙會議，只不過是爲了以後的許多重要的國際政治問題的會議開其端緒。在本年一月十三日，一個會議是在國際聯盟舉行了，同時海軍軍縮會議也正預備在一月底開會。雖然在海牙和倫敦舉行的這些會議是與一九二九全年的帝國主義間的鬥爭及其相互的陰謀有關聯的，我們總不禁要從一九二九年末的最有重大意義的一件事——美國產業的危機——上去觀察這些會議。

這是毫無疑義的：即使帝國主義者間的凶猛的鬥爭與其相互間的對抗不會使賠償問題與軍縮問題得以提前討論，這些問題也將不可避免地隨着美國危機的發生而立刻到來。美國危機的意義與其範圍，隨你怎樣去估量都可以；但是著名的美國繁榮的降落，美國市場的萎縮，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崩潰，與包含着美國最

主要的工業部門的許多困難，將必然地，而且是已然地對於世界經濟的全般給以重大的影響，這乃是不可辨爭的事實。在美國的這種事情——不管它是否要在一種危機尖銳化的形式之下而傳佈到歐洲去——却已經不利地反應在一些大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情況中了，並且對於帝國主義者的世界市場的爭奪給與了一嚴重的刺激。在這種情形之下，每個帝國主義列強都更熱烈地從事於較新的位置的戰取，在國際對抗的兩個主要範圍——金融市場（賠償），世界貿易路線（倫敦會議）——中。就是在美國危機和其結果發現以前，在這兩種地域的戰爭也無疑地是一日比一日地嚴重起來，不過這種危機更增加了鬥爭的衝動罷了。那只是在這種分析中，我們才能了解海牙會議和軍縮會議的意義。

對於工人階級，無論那些關於會議日程的不同的項目的辯爭的結果是怎樣都是無關緊要的，雖然布爾亞喬厄的報紙對於這點是怎樣的關心。每個資本家政府都將要用工人階階的利益去補償它們在會議中的任何損失，正如他們將要用任何國際舞台上的成功去增加他們的利潤一樣。在這日漸增長的國際對抗的期間，每一個會議都是帝國主義者為在世界市場上搶得一個特殊地位的鬥爭力量的新試驗，同時也是為取得一種特殊景況而鬥爭的力量的新試驗。這種特殊景況是什麼呢？就是在那種景況之下，每一步的經濟的發展是只能由與敵人凶猛鬥爭的結果而完成的。

海牙會議必須批准，完全地批准揚格的計劃（Young Plan）這就是說，必須規定德國每期賠款的支付與利用的新方法，並且

還必須建設一國際清理銀行。這些問題的解決的主要成身，在巴黎專門委員開會時以及在一九二九秋季所舉行的海牙會議中，是被那些列強們一致的贊成了。在目前的這個海牙會議中，那些列強們並不是有意想到什麼新的決議，只不過是想在這裏再爭得些許便宜以便於將來的鬥爭。到底什麼是那些海牙會議參預者的主要的原因呢？答案是：決定的因子是一九三〇年開頭顯現着的國際經濟情況。誠然的，這種情況決定了海牙會議的一般性質以及各種勢力的全般配合。

美國的危機，如我們在上面所說的，是很嚴重地影響了今日的各種重要問題的呈現。我們要想對於那些海牙會議參預者在政治上的基本動力得到一個清晰的觀念，就必須得對於出席海牙會議的最主要的幾個國家的經濟情形作一番簡略的考察。

大不列顛是一點也沒有改進它的極不利的經濟情況而完結了一九二九年的。斯洛登(Snowden)在他走進海牙的戰地而為布爾喬亞派的利益奮鬥時，他的後面是留下許多憂患的。預算的支絀，失業的增加，不利的國際貿易，更重要的是，產業合理化的進展的異常緩慢。勞工黨是一點也沒有完成布爾喬亞派所托付於它的工作。在海牙會議中所橫梗於英國面前的最基本的問題無疑的是在於用任何可能的方法去促進輸出的問題。

在這會議開會的時候，意大利是正如從前一樣地遭逢着金融市場的壓縮；其日漸低落的經濟水準又遇逢着日漸增長的深刻的危機。由此看來，意大利之出席海牙會議只是為的國外市場的戰

取與輸出的促進，那是很顯然的呵！

據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的調查，比利時也是遇逢着一個市場地位的新的低落。生產的縮小在一部分工業部門中是可以看出來的。所以，對於比國，輸出的問題是決定的重要。

法國現在尚不到要訴說她的縮小的工業生產的苦況，但是有幾種徵候已漸漸地指示出來下面的這種事實：世界市場的衰落已經對於法國某種工業部門，尤其是織物，汽車與奢侈品的貿易，給與以相當的影響。因為國際市場的情況日漸惡劣，當然的，輸出的問題，對於法國將一天一天的嚴重起來。

至於德國的嚴重的經濟情況，我們是用不着舉出許多事實來說明的。德國布爾喬亞報紙所刊載的任何文件，德國政治家與財政家所伸說的每一件事都是同樣地在呼號：嚴重的危機就快到來了。現在有一部分機關報，因為時機所迫，到反向大眾訴說冷靜與樂觀之必要了。但是不管這些訴說怎樣，我們總不能跑得離開了下面的這種事實，就是如布利門商會在它的報告中說的，“代表市場情況的圖表早已不是一個時漲時落的圖畫，而只是在一條不住地低降的弧線上，表現着低落之時而尖銳時而微弱罷了。”因此，德國輸出的這個問題，到了現在，實際上就變為德國將來經濟生存的大問題了。

由此看來，所有海牙會議的參與者，無例外地都是抱着同樣的決心：即用任何可能的方法，不管任何的犧牲，去保障輸出增加的可能，去便利自己貨物在世界市場銷行的機會。那末下面的這種

事實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海牙會議中，妥協的基礎是沒有的，而且在實際上（不管任何空紙的協定），我們可以看得到一個未曾有的帝國主義對抗的高度擴張。

在我們談到那些要在海牙會議被討論的問題以前，我們要先說明那些問題將在如何的方向中去解決。看來好像很奇怪，我們確能預先地計料：（用不着對於那種種不同的問題去給以分解！）這些問題一定是要完全以德國的利益為犧牲去解決的。

楊格計劃完成的歷史就是德國那方面的繼續讓步的歷史。在巴黎，那個負了担任衛護德國的任務的 Schacht 現在又放棄了許多障地，更重要的是：他承認了的德國賠款是兩倍多於德國所贊同的。在第一次海牙會議中，德國布爾喬亞也作了許多新的讓步。這些讓步，特別的釀成了德國賠款的增加（這當然是以勞工民衆的利益為犧牲的），雖然在實物賠償（Payment in kind）上有了相當的低減。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海牙會議的休息期間，德國又更多地讓步了；她沒有得到 Saar 問題的解決關於在英國的德國財產，她同英國訂結了一個不利的條約；同波蘭，也訂結了一個不關緊要的條約；關於制裁問題，她也沒得到什麼便利；這個問題在海牙會中是提起了的。在國際銀行的組織這個問題上，她也多受屈服了。德國僅有的成功只是同美國訂結的一個合同，這個合同是規定如何償還德國應給與美國的賠款的方法。但是這個合同之能證明便利於德國的，實在是因為它能代表美國的實際利益。

那是不成問題的，德國布爾喬亞是必須屈服的。德國之不

得不讓步的理由可以在兩種因子裡找出來。第一是，我們在上面剛才說過的，輸出的問題，特別的對於那些大列強是同樣地異常迫切，德國帝國主義要不以嚴重的金融的和政治的讓步作為交換條件，那末他對於世界市場的最小限度的希望的實現也就不可能了。第二是，德國布爾喬亞把，他們是早就對於普羅列特利亞的利益開始了其例外固執的惡毒的攻擊，現在是計量着想把這金融讓步的一部分的負擔完全掉在工人階級的肩上。關於在德國國內的政治爭鬥的特質以及德國金融資本所用以鞏其獨裁的方法都不是我們這篇文章裏要討論的。不過我們在這裏還要說明的就是：在那重工業和銀行的公開獨裁的指導之下的社會法西斯內閣所計劃出來的經濟體系和金融方法將更重大地增加了工人階級的租稅的重擔，又將大大地減輕了工廠主的租稅支付。同時被德國政府所採用的政治的方法，是正如其社會法西斯的內務部長Severing所公開宣稱的，是在於準備對抗那即將到來的德國工人階級革命運動。

德國布爾喬亞把之出席海牙會議，由上面所說的看來，到是很安詳地抱有具體的計劃的。這個計劃是在於對其債主作最後之讓步，對於工人階級就作更進步的屠殺。

我們現在再轉到債主這個陣營裏來看看，任何嚴重的衝突要在他們之間發生起來的這件事，像是不可能的。在這點，第二次海牙會議是和第一次海牙會議不同了，初步的磋商，在巴黎，已經是在英，法，意，比各國的財政專門家之間舉行了，後來又在這

些國家的發行銀行的代表之間舉行了。這樣看來，在各債主國之間，好像已經成功了一個初步的協定了。結果，這個海牙會議當然是由債主國統制治的；他們一定會如法國 *Ere Nouvelle* 所說的，站在一條共同戰線上去向德國和匈亞利進攻。

如果不算國際銀行的組織這個問題，那末提出海牙會議的那些主要的問題就是：制裁問題，東部賠款以及賠款的商業化這等問題。這個東部賠款問題在主要的債主國之間雖然是大概的解決了，但是它的解決却遇着匈亞利與布加利亞的嚴重的抵抗，並且也使得那些小債主——巨哥斯拉夫，捷克斯拉夫，羅馬利亞——之間發生了很大的齟齬。

東部賠款問題是否能在表面上得到一個完全的解決尚是一個疑問。賠款支付的商業化這個問題是已提出討論過了。它的實現與國際銀行的組織這個問題有着密切關係的。

對於德國給以制裁的這個問題許就是一個最關緊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大體上說來一定要成爲在海牙會議後一幕的一個戰鬥的目標。這是一般都知道的，楊格計劃的德國贊助者的唯一的得意高鳴就是即刻將實現的第三萊茵地帶的法國撤兵。就是在這點上，法國想把他的計劃實現出來。他的計劃是：法國應該保留利用凡爾賽條約的第四百二十九及四百三十這兩款的權利。這兩款的規定是，如果德國的賠償責任沒有履行，法國就可以用武力去威脅她。所以，在一方面德國布爾喬亞派與社會法西黨雖然正歡忻於萊茵駐兵的可能的撤退，在另一面，法國的布爾喬亞派却公開

地宣稱：他們是決計不會放棄這種在歐洲大陸上成爲法國政治威權的實際武器。在某種範圍裏，德國對於這個問題也表示讓步了，這是只要看看最近才公佈的德法訂結的秘密協定就知道的，這個協定的主要內容不過是：在 Palatinate 地域的德國某種鐵路的撤廢，而間接地把位於邊境地域的德國鐵道交託聯盟國管理。制裁問題是凡爾賽條約構成的一部分，法國是很想藉此去擴大她的在資本主義的歐洲的統治權。我們只要想到法國輸出的重要，那末，法國之不會放棄制裁權這件事當可了然呵！

可是，這個“制裁”問題是與帝國主義者間的某種基本矛盾有着密切的關聯的。在這個關節上，我們必須注意關於賠款支付這個問題的德美協定的性質。在原則上說來，這個協定的重要的一方面是這樣的：美國並不願意接受任何的具體的保障，德國必須即刻償還她的債務的那個保障。在這方面，美國是很樂意於把德國放在那些其他的美國債務者所佔的同樣的地位之上。美國對於德國之所以採取這樣寬宏大量的態度到底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爲德國的工業在財政上既然完全要依仗美國的銀行，德國當然不敢因停止賠款支付而破壞了她的對於美國的信用。此外，這種寬大的態度是更可用下面的這個事實解釋的：美國，因她在德國經濟界的投資是很大的，當然很害怕對德制裁的實現，因爲對德制裁一旦實現，由此而生的政治的不安將會很不利地影響於德國的金融業及商業，間接地就影響到美國的投資。

在這一層上，法國和美國的利害是衝突的，帝國主義的法國的

利益需要這個制裁權的保留，而美國金融的和商業的擴張的利益却是需要它的撤廢。美國是沒有正式加入海牙會議的，她是否將要為保障她的經濟的利益以至於去干涉純歐洲間的問題（因為法國對於德國的軍事制裁僅是歐洲的問題）這件事，這次海牙會議的商議或可明白的表現出來。但是我們無論如何總可以在預先這樣肯定地說：美國這樣的作為德國的防衛的這件事，雖然是德國布爾喬亞所殷殷屬望的，然而它本身却是在多方面被限制的並且多少是空幻的。總之，制裁問題對於海牙會議各種問題的解決是有着決定的重要猶如我們在上面所說的輸出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有着決定的重要一樣。不管這個制裁問題的辨爭的結果是怎樣，目前大局的一個主要的特質無疑的是這樣的：美國經濟的擴張將越發地對於歐洲的各種問題給與以直接的影響。美國的危機將更促進這種歷程的發展。

這是在美國金融界發生危機後一個月就可以看出來的，而且是已經反映於德國內部政治鬥爭的結果上的。我們，現在，就可看看德國的金融改良與德國國家借貸等問題。

莫根 Morgan 對於德國財政的規劃是出之於那樣簡捷而具體的形式。莫根為什麼這樣熱心地為德國規劃呢？這是因為在接受了揚格計劃之後，德國就開始了一個大的金融運用，這種金融運用對於美國的資本是有着頭等的重要的。這種運用就是一部分的德國賠款的商業化，換句話說就是把德國賠款的一部分移置於世界市場之上。莫根就想成為這種金融運用的領導人。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國際銀行的組織是海牙會議的許多主要問題之一。這個銀行的組織將採取如何的一個方式以及其任務將如何的規定等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這等問題的解決的方法就成爲海牙會議的估計的決定的因子。

這個國際銀行現在是被一般人當作一個太上銀行（Super-Bank）思想着，宣傳着。巴黎的專門委員會議提議，這個銀行應該履行兩種不同的任務：實行德國賠款的運用，同時調度國際貿易。按照專門委員的報告，這個銀行“是決定協助世界金融的穩定，國際貿易的擴張。這個銀行……一定會變成爲商業開闢一個新境地的最有用的機關。……”假如這種理想能夠實行出來，又假如海牙會議也真能夠實現國際銀行的這種任務，我們還可以增加我們的辨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謀輸出的最高限度的發展的要求對於所有海牙會議的參預者都是異常迫切的，然而就是這種共同迫切的要求就會使帝國主義者在海牙會議中去得到一個共同協定的種種企圖必然的歸於失敗。假如海牙會議的參預者能够在共同調度國際金融及輸出這一點上同意了，那末，他們相互間之對抗就可多少緩和一點。但是這事，我們要曉得，是決計不會發生的。

關於這國際銀行的權力及組織條例等問題是成爲 Baden-Baden 特別委員會中一個長期論戰的目標。這個委員會工作的主要結果是在儘可能地限制了這個銀行的任務同時更儘可能地剝削了它在政治——不管它是國家政治或是太上銀行政治——上活動的可能性。在 Baden-Baden 所草成這個銀行的組織條例是把下

述數項當爲這銀行的活動的目的的：籌劃德國每年的賠款，把這種賠款分配於各債主國，還有一層就是要把這德國的賠款動員化，商業化。至於關於調度國際貿易的權利，是一點有沒有提到的。按照這種條例，這個國際銀行是不准有下列這種種權利的：如發行鈔票，接受票據，放債給政府，在大工業裏去佔得統制的勢力，以及與政府成立來往賬等權利。Baden-Baden 會議閉幕後，歐洲的報界都極力地伸說，這個國際銀行已不能履行那種“國際金融調度者”的任務，那種“太上銀行”的任務了。它仍然只不過是一個國家發行銀行的工具，而且是一個很嚴重很有意義的工具。在這銀行的統治者團體的內部，一定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許多互相敵視的集團，正如在國際聯盟的工作中那些互相排擠的帝國主義集團一樣。

毫無疑義的，這次的海牙會議決不會使這國際銀行的開始的條件發生什麼實質上的變遷。歐洲各國當然不會允許美國的資本在國際銀行的形式之中去得到一種例外的金融壓迫的工具，用以壓迫歐洲資本家的政府。然而，從另一方面說來，他們決計不會，也不願意站在那種割斷自己的帝國主義的味口的地位。換句話說，他們雖不願美國的資本來統制這個國際銀行，然而他們自己却十分想把這個銀行置於自己的勢力之下。但是，美國又那肯允許這個國際銀行被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拿去，使其成爲美國大銀行的金融活動的嚴厲的競爭者呢？所以，由此看來，這個國際銀行並不是一個可以減輕各個金融資本集團間的矛盾的太上銀

行，反之它到是相互鬥爭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勢力之施用的一個新的交點。

僅僅在一方面，這個國際銀行可以用作一個對於各個資本家集團都有共同利益的目的上，這就是對於蘇聯的金融封鎖。對於這個任務，這個銀行還須嚴重的考慮，而尤其應注意的是，獨占資本應該用其所有的力量以攻擊 U. S. S. R. (即蘇聯，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然而那是毫無疑義的，銀行的種種活動的決定的因子決不是各個資本家集團的共同的利益，反之各個資本家集團間的矛盾到是它的種種活動的決定的因子。就在這點，海牙會議的全部工作的特質是可以看出的。海牙會議的完結就會成爲凶猛的市場搶奪，金融的與經濟的擴張，世界的再分割等信號。它的議案將會成爲布爾喬亞汜向工人階級攻擊的口實，將會使所有的各種社會法西斯主義者對於工人階級作的罪惡都證明爲正義。由這個觀點看來，海牙會議的結果是很值得普羅列塔利亞黨的嚴重的研究的，因爲工人階級要預備反攻，那末，在帝國主義陣營裏的各種勢力的配合不得不有一個清晰的了解與相當的估計。



上面這篇論文寫完後，海牙會議就開會了，會議中的一切工作，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說的，是充滿了異常尖銳的矛盾。在制裁的問題上，辯論是特別的尖銳，結果是這樣地議決的：在揚格計劃有效的期間，法國得保有對德軍事制裁的權利，但在原則上，法

國得藉此十分地運用由凡爾賽條約所造成的這種威脅的工具。

在法帝國主義與美國擴張之間的矛盾不僅在制裁問題上可以看出來，就是在國際銀行這個問題上，也是顯現得例外的尖銳的。美國的資本（莫根集團）是很想努力把這銀行的任務擴大到其最高限度以便把它造成爲一個壓迫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強的武器。等到這個希望幻滅了，Baden-Baden 會議又不贊同美國提議的時候，美國資本對於國際銀行的興趣就冷了半截。同時，德國國家銀行總裁 Schacht 也努力阻撓這海牙交涉的進行，並且遲緩國際銀行的組織。他的這種企圖完全是考量了國內政治的結果。要想努力鞏固他的獨裁的地位，他當然想盡力擺脫對於海牙會議的種種議決的責任。那種證明了在德國的美國資本（即莫根集團）的積極活動的種種事實是非常明顯的而且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只須列舉下列數點就夠了：德國公債發行的失敗，由 Schacht 而傳來的對於德國金融家的壓迫，與德國訂結的分別賠款協定，那種想對於瑞典給德國的借款給以否決的企圖，以後在海牙會議工作中的美國的固執的干涉等等。現在在形式上，Schacht 算辭退了他的位置了。但是把他當個中間人（其實他在同時也只是按着德國布爾喬亞的某一部分集團的計劃而動作的），美國的主要銀行資本因此不但對於德國政府，就是對於所有出席於海牙會議的各國政府都揮舞其金融的勢力的這件事，那總是一個決定的事實呵！

由上面所說的任何事件都可得到這樣的最重要的一個結論；

在兩次海牙會議中所有一切的議決即議決的總體都要無疑地命運似地變為短命的存在。楊格計劃本身就絲毫沒有移動帝國主義者間的矛盾。反之，這種矛盾到會因為楊格計劃的短命而愈益地擴大，愈益地尖銳起來。如此的，相當於這戰後資本主第三期的種種形象是激怒似地一日一日地顯示於所有的國際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之上了。

普羅列特利亞必須積極地預備這個更加尖銳的帝國主義者的鬥爭時期的來到！帝國主義者間的對抗，凶猛的市場爭奪以及各個資本主義國間的國內政策，必然地會釀成布爾喬亞的對於工人階級的新的攻勢，必然的會釀成一個新的而且更加嚴重的階級鬥爭。那正是因為在世界市場上日漸增大的帝國主義者間的對抗意味着各個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的尖銳，海牙會議的結果所以才被一般認為非常的重要。

30, 3, 193)。

獨占諸問題與組織化資本 主義學說

I 國際獨占之形成及其限制

II “組織化資本主義”學說

E. Varga 著 李 餘譯

倘我們由其穩定性及持久性上來比較國家的與國際的加迭爾，那我們知道在一國領土內的國家獨占較之國際獨占組織能為持久些。主要的理由是：因為獨占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緊相結合，國家在本國範圍內更能保護獨占的利益；反之，因各國資產階級利益的互相衝突，普通都使各自的國家對國際獨占採取一種仇視的態度。

使國家加迭爾穩定的政策，保護關稅，雖不一定是形成加迭爾的前提，要亦是主要的工具了。設在關稅國內被關稅保護的貨品其生產不足供給需要時，保護關稅可以使國內貿易者——即使

在關稅領域是自由競爭的——將其生產品賣到世界市場的價格加上進口稅（或進口稅之一部分。）反之，如出產量超過國內消費，則由關稅而發生價格提高的效果祇能當出產者結合成一托辣斯，把生產額減至消費量以下或將他們剩餘的貨品輸送到關稅領域以外出賣時才能辦得到。在某一發展的階段上，保護關稅就變成獨占形成一個最有力的誘因了。

由于國家獨占及保護關稅自然會引出單平(Dumping)制度，即以低于國內獨占價格 ($C+pm$) 而向關稅範圍以外去投賣。其國外價格常低于生產價格 ($C+p$) 或有時甚至低于成本費 (C)。因為要在國內貨品以獨占價格而出賣，必須使國內市場沒有過剩的生產品，是一個必要的前提。國內的銷路是常比國外多過數倍的，所以在外國出賣的價格于必要時可以降得很低。設國內與國外一切的賣價平均為 $C+p$ (生產價格) 那就仍有平均利潤率的實現。國外的價格——當國外賣數占很小的百分比時——就可以減到成本費以下。

假如有同等強有力的國家獨占互相對立——即指他們的成本費，保護關稅，及國內市場的購買力都相等，或是此數項雖不相等，而各個因數的互相抵消後，能使在關稅保護掠奪下之獨占產出同等的利潤——則必招致相互實行單平 (Dumping) 而破壞保護關稅與獨占利潤。因此：

a. 國內市場較小國家的產業化必致困難，因為雖在高率保護關稅之下也不能防止大工業國家單平政策的打擊。

- b. 產業保護關稅有一繼續增長的趨勢。
- c. 漸趨致于國際獨占（加迭爾，托赫斯，買占聯合等等）的形成。

I. 國際獨占之形成及其限制

在保護關稅下國內市場的獨占利潤常因各國互相實行單行而致消滅。要使獨占形成能繼續下去，邏輯的必須有國際獨占組織的成立。事實上，在大戰前，就有很多的國際加迭爾了。歐戰後，國際加迭爾的形成更急速地進展，固然，他們還沒有像國家獨占形成那麼的速度和穩定性。

國際獨占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發展的不均等（這是因原料重要性的變更與技術的不斷改良）以致有時這一產業部門或那一部門特別向前進展，于是使這一國或那一國的產業在發展上有獨特的飛躍。這種不均等的發展，使國際托赫斯基礎在上面的實力比例發生變化，由于實力比例變化而起的是：或其合同必須修改或加迭爾被分散了（就是一國家的獨占也再沒有比因發達底不均等而起的解體更危險的了。）發展底不均等，使國際獨占形成的穩定性及擴張性底範圍更加縮小了。

此種制限底各方面在國際托赫斯形成上是比較小些的。一個企業，一產業部門或一國家，當他們出產的成本費低于社會平均所需的費用時，則形成發展不均等的經濟基礎。所以，往往因新技術的發明，為國際加迭爾的一種企業或形成一國家獨占的國內

各企業，其生產費用降低到平均生產費以下，使自由競爭成爲更有利可圖時，國際加迭爾就不免要破滅。假如牠是一個價格加迭爾，那就因有些企業或一羣企業能以低價格平價售却更大量的貨品，較爲利潤大些而致破滅。假如是一個販賣加迭爾，其破裂適足使其販賣限制打破而已。

國際托拉斯組織——在這種托拉斯中資本的混合已多少達到以所投資之多寡平均分配總利潤的程度——是不受其中組合員不均等發展如此嚴重的影響的，因在托拉斯中組合員獨立性較小，他們的退出托拉斯是比較困難的事情。所以國際獨占的形成是漸漸的嚮趨向于托赫斯，而不取加迭爾底形式。

雖然，一個國際托拉斯的形成是常遇到各國資產階級底反對的，在國際托拉斯上，總是經濟占最優勢的方面占居上鋒，這就表示經濟勢力較弱國家一部分依賴較強國。此種發展當然爲被威脅國家的資產階級所極力感受不安的。

在這里我們看到，雖然是無論在國家的與國際的規模上都無疑地趨向于獨占形成的組織，但此趨勢決不能一致的達到一個“總加迭爾”（General Cartel）與一超帝國主義的形式；反之，他們常因經濟上不均等的發展與政治上各帝國主義列強的互相衝突，而不斷地受到打擊。由此，資本主義之矛盾性日益增高而革命的形勢一天天地尖銳起來。

II. 組織化資本主義

“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學說在最近蘇聯共產黨中曾有屢次的討論。這學說的確是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的。牠形成現代改良主義者整個的哲學基礎。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學說——隱斷已經在那兒進展——今日的國家已經不是資產階級的階級國家底說法，超帝國主義的理論——這些都是基于“組織化的資本主義”之上的。

此問題由布哈林同志的話躍而得到現實的政治重要性。實在，我們早就知道布哈林對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階段之評價是與列寧的意見大相懸殊的。當布哈林的謬誤不僅是一個孤立的事實，而為系統化右傾曲解的要素時，就獲得重要的政治意義了。因此，我們必須詳細來檢討這個問題。

a. 所謂“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到底指的是什麼？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來說：“組織化的資本主義”觀念非但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成分在內，而且倘使我們把這種觀念（組織化的資本主義）澈底地應用到社會之發展上是包含一內在底矛盾的。事實上，我們知道資本主義是一商品生產的社會，此社會的機構是由價值的法則來統制的，而且須以市場供其發展為其必要之前提。但在一純粹“組織化的資本主義”情形下，在一普及世界的

“總加迭爾”裡，那時將祇有一個僱主，一個盡天下貨物所有的主人。將無市場而祇有分配，無商品，無價值法則，亦無競爭，更無蓄積的必要。我們能設想在一階級社會的形態中有這樣一個普遍的資本主義，以總加迭爾來替代大多數生產手段的所有者，由這總加迭爾分配工人的剩餘生產品；像這樣的一個社會將決不是馬克思所稱謂資本主義的社會。所以“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的觀念倘我們從他完成的形式上去着想，是包含一個內在的矛盾的。

讓我們來看“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的倡和者怎樣的說法。

希爾佛定 Hilfeding 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基爾黨大會的報告上，給以下的定義：

“由盲目市場法則來統治的資本主義底自由競爭時代現在到了他的末日了。我們現在是開始一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就是由放任勢力所統治的經濟進到一有組織的國家組織。

“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就是表示由系統的社會主義原理替代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原理。”

這個定義，那部分是對的，那部分是錯的呢？

“自由競爭時代到了末日”這是對的。這個事實乃列寧對於帝國主義定義的一個根本要素：

“在這一個過程中（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一個過程）經濟上根本的特徵，為資本的獨占替代了資本的自由競爭。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與一般商品生產底根本的特徵。獨占與自由競爭恰恰相反。但我們曾親眼看見自由競爭轉變為獨占，創

設大企業而消滅小企業，大企業亦被更大的企業所代替，生產與資本底集中，其結果就是，而且已經是：獨占，加迭爾，新狄加，托拉斯，與十幾個銀行溶合一起，以其權力操縱一切。”

（‘帝國主義，資本的最後階段，’英譯本一〇二頁）

於是他給我們一句有名的“短定義”：

“帝國主義是獨占階段的資本主義。”

希爾佛定對於“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定義中說‘自由競爭已經到了末日’這事實的確定是唯一不錯而且正確的。但他以為因獨占的結果而自由競爭完全消滅，或在獨占時資本主義經濟是被系統化生產的社會主義原理所統制了——如希爾佛定所肯定說的——那就完全錯誤了。競爭雖有獨占還是存續的，至於“系統化的”經濟更沒有問題了。

我們將把在獨占資本主義下的各種競爭的形態來下一精密的界說。

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把二種競爭形態區別開來：一種是流行在非獨占資本主義成分還存續於獨占資本主義中的競爭；一種是現在獨占形成中的競爭。

a. 第一種包含所有非資本家的生產者，或如馬克思所稱為獨立的生產者，即農人與手工工人。

b. 後一種包含局外人與獨占者間的競爭。至於完全（即發達到十分）的獨占，實際上還是很少見的。

就使我們假定在一國內獨占形成是十分地發展了的，也不能

完全停止競爭。在獨占內或獨占間有下列數種主要的競爭形態：

a. 假若獨占形成還沒有達到牠完成的階段，即關於利潤分配個別企業的獨占性還沒有破壞時，在加迭爾中仍有不斷的鬥爭，如爲分額的競爭，因出產量的發達尙未顧及以增加份額爲目的，或當加迭爾解散時更能得到較好的競爭條件種種鬥爭，因各國集團資產階級間底衝突，各企業間很難成立一個完全統一的國際加迭爾，在國際中這類競爭的形式，平行的獨占是更爲佔重要的。

b. 假如獨占形成已經達到了完全結合的階段，國際間的競爭固然是沒有了，這也正如一國的獨占情形一樣；不過並不能說競爭已經完全消滅。因新的競爭形態發生出來了。

一。各種的商品對消費者是同樣好的。說到燃料吧，有的人用煤，有的人用煤油或木料，有的用泥炭；建造房子呢有的用銅，有的用磚，有用水門汀，或用木材；行路或乘火車，或坐汽車，或乘飛機。所以某一特殊貨品的完全獨占，決不能任意指定價格，也不能完全消滅競爭，因縱使每種貨品都獨占了，而可滿足同一消費慾望的各種貨物底生產者間也還是要繼續着實行競爭。

二。因在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下消費力往往是較生產力爲小的，所以即使各種物品的生產和銷售都由獨占企業所壟斷了，還是免不了不同種類貨物在市場上的競爭。“爲消費者而戰”在美國更發達到牠的極度，雖然美國是獨占形成最進步的國度。美國的汽車製造者宣傳每個美國人應該有他自己的汽車，而建築工業則努力想使人們注意到較好的住所，水果生產者文鼓吹公衆多飲

水果。這自然不僅光靠廣告而已，且還要減低價格以引起公衆的注意。所以雖然有獨占也還不免繼續的競爭。

三。雖然因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結合爲金融資本以致要創造競爭企業以對抗獨占是比較的困難，因在許多產業部門倘得不到銀行的援助則極難籌得必要的基金以爲新競爭企業的基础，但我們仍可看見有時獨占組織與其他獨占成立競爭的企業。如是，我們知道德國鐵工業進行着溶化煤塊及淡氣生產事業，“I. G.”染料工業的侵入金屬業，及其他等等。祇有一個國際托拉斯——即所有資本家企業的總混合——才包含有“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的鼓吹者所謂競爭的完全消滅。

假如我們依據這個空想的觀察，則邏輯地必會達到下列的結論：

- a. 社會上雖還有剝削階級，但真正的資本主義是沒有了，因爲商品的流通已由貨品與工作力的分配所替代了。
- b. 這樣的一個社會必然會加重階級的衝突，這種衝突由其本身的發展，一定會趨致社會的毀滅，如列寧所指示出來，以與布哈林相反對的。
- c. 即使我們假定——完全一個空想的假定——在一國國境內底競爭完全消滅，必定還有世界市場上各國家獨占的互相競爭。

國際獨占尙是一個例外。這是一般所知道的，加迭爾關稅以及由國家獨占組織影響到各個國家經濟的政策，使國內能獲得有

過剩的利潤，這種特別利潤有一部分是拿來爲占取世界市場擴張之用的。貨物在生產價格或甚至在成本費以下向國外銷售，是爲着使生產能力得更好的掠奪，與避免國內市場剩餘商品的堆積。

我們由是知道，雖有今日資本主義所達到如此高度的獨占形成，仍然說不到競爭的消滅。即使所有的各種生產都被獨占組織所壟斷，這些獨占有時又因要使某種慾望用他們底特殊的生產品來滿足，而不用別的獨占生產品，于是使國家收入相對的多消費在他的生產品上，少消費在別的上頭，爲這種事情而繼續競爭。

所以我們必須認定列寧是怎樣的真確的——這裏還是與布哈林相反對——指出獨占是決不能消滅競爭的。“帝國主義論”一〇二頁上，列寧寫道：

“同時從自由競爭的母胎內發育出來的獨占，沒有消除自由競爭的存在，反而獨占與獨占間仍有自由競爭。於是許多尖銳的急劇的矛盾，軋轢，與衝突而醞釀出現了。”

b. 獨占形成與系統化的經濟

我們所知道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觀察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爲克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以有系統生產的社會主義原理，代替了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原理。因爲在獨占生產方面的結合，他們推論這個方法可以適應實際的需要。其實這個可能性自身，並不含有一個系統化的經濟，而祇是出品對無政府的需求的一方面的適應而已。一個有系統的經濟，必要包含一個供給與需求一

——生產與消費——的相互適應。

這個表示在一個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即是高度獨占統治下之資本主義國家，恐慌不能完全的消滅。這點列寧特別着重的指出來。

“以為獨占能消滅恐慌之敘述，只不過是對海洋居民所談的故事而已。反之，當某幾個產業部門被獨占時，只有使資本主義的生產總體的混亂更為增加，更為猛烈罷了。”（帝國主義論二七頁）

當獨占的存在，和生產者及最終消費者間有密切的結合時，恐慌在其性質上可以改變。生產者及最終消費者間的結合由商業資本盡可能的縮小，使由這種獨占所生產的商品比較最速的能達到消費者方面而不至積滯在流通界。所以如在古式的資本主義恐慌下，以銳利價格低落，把商品的總價格減至社會必須量的價格，清理超過社會必要以上的剩餘商品，這種事情是沒有必要了。因此很少有破產，並大企業的倒閉。

但這個無論如何不是表示有一個系統經濟的建立，而把所有的恐慌都消滅掉了。設我們知道一個恐慌是由於商品不能銷售而起的一個強制，結果必有出品的大大的破壞而必定要跟着大批工人的解雇，這是很明顯的，沒有所謂以獨占防止恐慌的“組織化的資本主義。”我們只要一觀美國全部工業的弧形生產，或戰後幾個完全獨占的工業的生產線，就可以看得出，決沒有所謂系統的生產品程，或是所謂恐慌的消除。

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的獨占化，既不能達到有系統的經濟情形而避免掉恐慌。這樣的一個高度獨占化，連結着一個高度的統計創立，可以消除恐慌的原因，即生產各部門不均的比例，但不能在矛盾的分配情勢下，掃除社會反常的有限制的消費力。

c. 組織化的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

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的觀念是與國家資本主義緊相連接的。國家經濟的重要性，一天一天的增大。這個發展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生來就有的社會主義生產的趨向。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二二頁至二三頁這樣寫着：

“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中，已達到生產完全社會化的發軔點了。資本主義發展到某種程度時即導引資本家——不問他願意與否——走進一個新社會秩序——從完全自由競爭向着生產完全社會化的過渡——中去。生產雖是社會化了，然而所有權仍然是私有的；社會的生產手段依然是少數人的私有財產。”

國家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努力想去克復那不斷增長社會化的生產與私人所有的矛盾。同時保障資產階級或重要部層的階級利益，以去反對那追逐最高可能利潤的個別資本家（獨占者）的私人利益。

資本主義這個根本的矛盾越是明顯，則資本主義內在的機構越是不能克服他們，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政策和意識日趨消滅，漸漸的讓步於國家而為經濟的統制者。（與國家並行而進

的，尚有省，縣，地方管理等等，德國話叫做 *Gemeinwirtschaft* 公共經濟。) 所以國家統制的活動，在德國所謂“戰時社會主義”期間愈為顯著。

國家的統制活動因着資產階級統治國家機關的性質而改變。在一長時期中，當無組織的資產階級比新興獨占勢力更占優勢時，國家屢次制定反托拉斯的立法以防獨占形成行程。到現在，對於那種政策祇有柔弱而無力的意識底回響了；實際上，國家已受制於獨占，在獨占指揮之下所有對外經濟政策都受其支配——如關稅，通商條約，殖民政策，戰爭等。

倘各個不同獨占的利益在國家經濟政策內發生衝突時，則最強的獨占取得勝利。很顯著的一樁事實是德法的商業條約，若預先沒有取得德法鋼鐵加迭爾之同意，是不會完成的。同樣德日間的通商條約亦包含日本政府與 I. G. 的私人協定。國家自身，大部分的任務是當作資本主義統理企業的企業主而活動的，參加各個的加迭爾與公司（如德國炭酸加迭爾，英波石油加迭爾等）。

國家在國內政治上又時被迫在資產階級全階級利益指揮之下，反對個人資本家的投機努力。當資產階級在牠全階級優勢上愈是安全，則這種個別資本家愈是感到嚴重的壓迫。這就是資產階級對國家資本主義的二重態度。

d. 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化的國家，及經濟的德模克拉西。

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底觀念又是與‘社會化的國家’以及經濟的德模克拉西緊相聯盟的。改良主義者聲言今日的國家已不是資產階級獨裁的工具而為一社會化的國家了。關於這點，他們第一指出布爾喬亞國家中社會政治的成功。

把國家視為“超階級”的國家所以他的社會政治活動當為是關心着工人羣衆的說法，改良主義者祇是欺騙羣衆吧了。事實上，一切的社會幸福政策沒有不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設的，下列四點又何嘗不然：

1. 他們要想防止工人階級被個別資本家無限制的榨取，因無限制的榨取將會使工人勞動力過早的消耗，以致工人階級之衰頹與毀滅。但勞動階級是資本所必不可少的基礎呵。（如童工及婦女夜工之禁止，工作時間之限制等等。）

2. 他們想用賑濟金（失業救濟金與疾病基金）以消滅赤窮者的反叛與被剝削羣衆的反抗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這自然是為着資產階級統治的利益而設的社會安全政策。當然這種事情是常發生的，在某些國家某一時期，資產階級能夠利用其大量的餘額利潤以收買工人製造“勞工貴族”毀壞工人大衆以維持其階級的統治，用不到什麼失業及保險計劃，如美國之過去及現在是。

3. 有許多情形中（如義務仲裁等）看去是戴着“公共幸福政策”的假面具，實際上是敵對工人的政策。國家站在資本家方面為保護者，以阻止工人以罷工的武器而實現他們的要求。這是法西斯雷底一個根本要素。

4.最後，全國社會政治機關優美的位置，給改良主義者亦可以達到使改良主義個人變節的目的，這就等于把國家機關與改良派的領袖聯合起來，而且這是抵抗革命運動一個主要的手段。

國家資本主義的領域還包含着所謂經濟的德模克拉西。“經濟的德模克拉西，”希爾佛定在基爾說，“是把私人的經濟利益附屬於社會的利益。”

我們知道，國家資本主義一部分是代表個別資本家的經濟利益隸屬於資產階級的全體利益，而美其名爲“社會的”利益吧了。改良主義者這種欺人之談是由於他們承認資本主義除了資產階級的全體利益外更能容許別的更一般的利益。視爲實現德模克得西的方法最空幻的夢想，例如由國家行政院指派資本家，工人，消費者等去參加獨占組織的管理；由於社會主義政黨的參加政府而影響到國家的經濟政策；由職工組合與工廠議會而實行經濟的德模克得西；以及由工人的分紅，工人合股而使工人能參加資本家的利潤；由工人在合作事業之儲蓄而排除資本家等等是。

這是極明顯的事實，祇要資產階級的統治一日存在着，工人就一日不能參與經濟的權力。經濟的德模克得西學說——這也如Brandler及他的附和者之在非真正革命意義上“生產的管理”一樣——只是工人革命鬥爭道程中之障礙而已。

e. “組織化的資本主義”與超帝國主義

現時資本主義的性質，列寧視爲是“獨占的”資本主義，而

資產階級及社會民主黨則視為“組織化的”資本主義，是由列寧，布哈林，與改良主義者在三個不同的立場上來觀察的。

列寧的論證，扼要的說起來，是：獨占不能消滅競爭，不能引到經濟的系統化，不能消滅恐慌。他們祇有使內部與外部的矛盾更加嚴重，而促使資產階級的崩潰——無論有國外戰爭與否——這必然要在各國金融資本全世界的大聯合這種終極目的未達到以前，所要暴發的現象。獨占化的資本主義祇是包含資本主義的殘落成分而決不是所謂超資本主義的形態，如改良派的“組織化的資本主義”所主張的。可是，牠（獨占的資本主義）却是資本主義“最高”的階段，所謂“最高”者表示資本主義崩潰的前提已完全成熟，而使無產階級革命變成一歷史迫近的任务。

布哈林的論證是：獨占可以消除各國經濟領域內的競爭，而造成系統的經濟。這樣可以減輕了各國經濟領域內資本主義的經濟衝突，但是大大的加重了外部的矛盾，為爭奪市場和殖民地的衝突，因此必然地引到新的戰爭。這個新的大戰，又引起國內的戰事，而促成資本主義的崩潰。（“國家資本主義在牠的最終形式，乃是表示資本主義國家間競爭的消滅。”——布哈林，真理報，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改良主義者認為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可以消滅競爭，促成經濟的有系統的發展，並且有消除恐慌的傾向。組織化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更新更完善的形式，一個仍然有長期向上發展的形式。內部與外部的對立減少。國家變成了社會化的國家。勞動

階級可以藉助政治上的德模克得西，由其政黨為媒介，獲得國家上的勢力（祇是改良主義的政黨或與資產階級政黨相聯合而已；）同時藉助于經濟上的德模克拉西，勞動階級又可以獲得經濟管理與剩餘價值之分配（關於後者主要方法之一是由于合作社，勞勞動銀行，職工組合與其他等等工人儲蓄合理的投資。）由柏林紅旗（Rote Fahne）所載，德國化學工大改良主義職工會的領袖最近宣稱已經把組合基金三百萬馬克投入 I. G. Farben 股票中。（由于加迭爾與托赫斯所發生資本的國際化，可以減少各國間的衝突而創造出超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這種超帝國主義的正式機關即為國際聯盟。

由以上所說的看來，布哈林同志的立場是錯誤的，他的觀念有些與改良派理論共通之點，是很顯明的。

布哈林對於各國資本主義內部經濟衝突的減少這種觀察的立場是錯誤的，因為獨占的形成雖一方面減少相競爭的資本家企業數目，就是相競爭的經濟分子減少，但他却同時加重各獨占企業為實現獨占利潤而起的衝突，以及許多無組織的資本家中的衝突，他們的利潤因獨占而降低至平均利潤之下，以致自己不得不附屬于獨占的。更進一層說，社會消費力與合理化獨占企業生產力的矛盾；生產與販賣可能性的矛盾，生產社會化與所有權仍為私有的矛盾，也必然地增加。所以結果勞動階級全體與獨占的資產階級的對立，即使沒有外部的戰爭，也必然引起銳利的革命形勢而促使資產階級的顛覆。

改良主義者，在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的理論上，建立他們的超帝國主義理論。他們立證資本主義的國際聯繫，消滅掉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戰爭。祇有組織化資本主義力所不能及的國家，這種代表一惡劣與卑下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在考次基意思中就是蘇聯——才是和平的障礙者。所以必須要有一保障和平的最高機關，有如國際聯盟是。

這種虛詐的理論，是不值得我們痛駁的。發展的不均等，推翻資本主義任何超國家組織的企圖。祇有一完全腐爛的資本主義，沒有積蓄或技術進步之可能的，一種資本主義在經濟發展上停滯住了而祇有單純再生產過程的，才能容忍超國家的組織。但祇要技術還是向前進步的，由技術的進步使新原料獲得決定的重要性，新工業的中心不斷替代舊工業中心，經濟將繼續有不均等的發展。在不均等發展的經濟基礎上，是決不能建立一個永久國際的超國家的組織，除去以強力使弱的帝國主義國家隸屬強者以外，但這又是與超帝國主義理論極端相矛盾了。

這樣把我們帶到資本主義將來的發展問題上來了。最主要的問題是：獨占形成能否進展到一個國際總加迭爾？關於這個，列寧給布哈林——他認為是可能的——以下面的回答，在布哈林一本小名著“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的序言上：

“若我們在抽象理論上推論，也許會得到這種結論，就是資本巨頭的國際聯合造成單一的托拉斯，把各國金融資本的對抗與鬥爭能變為一國際聯合的金融資本，為期已不遠了。

“自然，事態的發展，傾向于單一的，世界的，毫無例外地包含一切企業一切國家的托拉斯之構成，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這種發展是要在如此的許多情形下完成的，即在那尚未達到世界的唯一的托赫斯以前，尚未達到所有的國民的金融資本融合成世界的超帝國主義以前，須經過許多矛盾，衝突和混亂——這些不只是經濟的而且還是政治的和民族的——才能完成。然而在這完成以前，帝國主義必然會崩潰而資本主義將變成牠的反對物了。”

列寧對於在一國內能有一個一致的非競爭的資本主義（布哈林的）的批判，以及對世界一般有這種合一的資本主義（社會民主黨所主張的）的批判同時是對整個改良主義者組織化資本主義理論與牠發展為超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我們可以不必說別的了。

自由競爭在這托拉斯裏變至獨占，資本家社會的無計畫生產降服於將來社會主義的社會之計畫的生產，——雖然現在仍為資本家的利益與便宜。但是到了這個地步，榨取的形跡是非常明瞭了，使牠有不得不歸破壞之趨勢。因為無論怎樣的國民，必不至坐視僅少的一群的利子配當者去這麼露骨地榨取社會全體，而猶放任托拉斯去管理生產。

“由空想的到科學的社會主義”

國際法西斯主義與世界

大戰之危機

半庵譯

一、法西斯主義底本質和目的

法西斯蒂國家制度，是以促成資本主義社會底一切支配階級底結合及布爾喬亞洪底公然的徹底的獨裁爲目的；它對於勞働者的關係，是由權力來決定的。勝利的法西斯主義，要把那國家形態之一的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除去，而在一種特殊的仿照意大利『團結』起來的國家上創造最徹底地具體化的獨裁。

經濟的政治的危機之產物的法西斯主義，爲要藉大布爾喬亞洪底獨裁去克服資本主義社會底內部的危機，所以利用小布爾喬亞群衆間底不滿和動搖。

依靠法西斯主義的權力之獲得，如意大利，波蘭，西班牙等例之所示，有時候和該國底布爾喬亞洪底帝國主義的計劃及努力

於經濟上之擴張的國際資本底帝國主義的計劃，密接地關聯着。

帝國主義列強間底販賣市場與勢力範圍之爭奪戰，一天比一天尖銳化了。同時，國際情勢上的對立即資本主義世界與蘇維埃同盟之間底對立，也激化起來了。確固地向社會主義的途上建設去的社會主義蘇維埃俄羅斯底存在與發展，對於資本主義世界造成不斷的脅威。世界帝國主義將要用新的戰爭來除去這個脅威，而這個戰爭底唯一的目的，即在於顛覆普羅列塔利亞國家，絞殺殖民地底民族革命運動，掠奪市場及蘇維埃同盟底天然財寶。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在帝國主義列強底一切的再編制上，首先不能不探求它們對於蘇維埃同盟的戰爭計劃底種種變化。

法西斯主義，在戰爭底準備上算是最適當的國家形態。對社會主義蘇聯準備着戰爭的世界帝國主義，在蘇聯底隣邦，即在波蘭，里脫宛尼亞，盡力地援助法西斯蒂，更以所有的手段去維持其支配，籍以組織反蘇維埃的聯合戰線之事，也是自明的事情。

二、戰爭之觀念準備

法西斯蒂，在獲得了權力之後，如何盡全力於戰爭之準備的事情，可以舉示如下的具體的實例：

在法西斯蒂政治已經支配了七年，法西斯蒂的戰爭政策赤裸地被施行着的意大利，莫索里尼，從他變更了對外政策之日以來，努力地去尋求獲得新殖民地的方法，強固而且擴張意大利在巴爾幹底勢力，並謀實現地中海底支配。同時，意大利也和帝國

主義列強共同去積極的參加對蘇聯的戰爭之準備。法西斯主義，不僅把戰爭底準備限於物質方面，它爲了戰爭也努力地想從思想上去獲得群眾，而且它不僅獲得那充做法西斯主義之基礎的小布爾喬亞層，還要把普羅列塔利亞特也在軍國主義的精神上去教育着。

戰爭之觀念的準備，帶着一種適應于特殊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之色彩。莫索里尼不絕地努力于昔日羅馬底傳統之繼續，和那追想羅馬在地中海上底支配或『有勢力的意大利的』昔日的藝術之復活。

最後，還有如次的事情值得注目：即，對蘇聯的戰爭之直接的準備，是和那爲毀謗蘇維埃政府而行的頑固的鬥爭相結托着的。

三、戰爭之經濟的準備

爲了戰爭的緣故而將其國軍國主義化的事情，雖在近代布爾喬亞國家底經濟政策上也演着決定的腳色。戰時工業和爲戰時生產物而設的產業，在將來的產業問題上，將要引起最大的注意。

對於勞働者階級的政策，——即表現在工資之向最低生活費以下的降低，勞働日底延長，公民權底剝奪，合法的組織之禁止，組合及罷工須要法西斯主義的法律之許可等等事情上邊的政策，不但直接強固了資本底支配，而且強行了戰爭底準備。這即是說，必須摧殘勞働者階級之力，使他們成爲不決斷的人類，爲

法西斯蒂政治，爲意大利帝國主義充做鐵砲之餌而『高興地愉快地』去流血。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政策，也在別的領域裏去追求同樣的目的。例如不管巨大的失業者之存在，更實行移住之禁止，對於青人傭人的課稅，對於多產的婦人的賞金等等，而以此作爲增大那充做『鐵砲之餌』的群眾之手段。法西斯蒂的意大利如何狂熱的從事于戰爭底準備，關於此可以舉示許多的數字。

法西斯蒂的民兵，總括起來，在一九一三年——一四年爲二十五萬四千人，而現在却增大到五十五萬人了，意大利軍隊之數量的強處即在於此。在一九一四年意大利底航空機四十餘架，而在一九二九年却增加到六百架了，同時航空隊底費用如次地增大着：

一九二一年	五六・〇〇〇・〇〇〇(里拉)
一九二二年	六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一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三九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四四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意大利底陸軍豫算，在一九一三年爲美金一億三千一百萬元，在一九一四年增加到一億三千六百萬萬元，在一九二七年增加

到二億三百萬元，在一九二八年增加到二億五千四百萬元了。這個數目相當於國家總預算百分之二三·八，即此(除過日本)其他的資本主義諸國投着較多的軍費。

四、對蘇聯的戰爭之攻擊地的波蘭

我們現在轉眼來看看歐洲底第二個法西斯蒂的國家波蘭吧。在這裏，依藉法西斯主義的權力之獲得，比任何地方都要密接地和戰爭底準備結托着。一九二六年波蘭法西斯蒂底苦迭捷之國際的意義，在於世界帝國主義想藉歐羅巴底資本主義安定的計劃創出一個使波蘭變為自己底夥伴之有效的前提條件，從而把它當作對蘇俄攻擊底開始地。

在布爾喬亞的波蘭看來，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戰爭準備有二重的必要。階級利益使布爾喬亞的波蘭跑去參加那對蘇聯的戰爭。在布爾喬亞底波蘭，即在榨取着普羅列塔利亞特，農民及少數民族的資本家大地主底波蘭看來，強固的普羅列塔利亞國家底存在，是一個不斷的脅威。蘇維埃之在隣近的事情，暗示着波蘭底革命之危機。

大戰以前大部分依賴俄國市場，而今日又不能和技術較高的西歐資本主義相競爭的波蘭資本主義底直接的經濟利益，使波蘭不能不向東洋擴張。但是這種擴張將因蘇維埃同盟底存在而被妨害。比爾斯德司基底計劃，實際就是以掠奪蘇維埃，威克內拉及蘇維埃白俄羅斯，和恢復波蘭底一七七三年的領土為目標的。

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在波蘭法西斯主義的內外政策上，對蘇維埃同盟的戰爭準備是個決定的要因。波蘭法西斯蒂政府，用盡一切的權謀去遮蔽——那怕是一時的——他們底主要傾向——藉戰爭準備去貫徹比爾斯德司基底政策之傾向。

依靠比爾斯德司基的權力之獲得，已經証明了波蘭政府底特質。在波蘭法西斯蒂底苦迭髓裏，過去現在俱爲比爾斯德司基之有力的從屬者的將校底指揮之下的軍隊，及同樣地在比爾斯德司基底從屬者之掌中的士官學校，演做了決定的脚色。

三年之間，波蘭底軍隊確保了更大的勢力，爲提高其戰鬥力並變爲比爾斯德司基底順從的工具或附屬物起見，不但軍隊被另行組織了，全國家機構都被軍國主義化了，波蘭國家機構底法西斯主義化，含有和軍隊融合的意思。不但瑪憂爾，比爾斯德司基事實上是國家底元首即獨裁者，而且大部分的大臣及有力的國家地位都在軍人底掌中。比爾斯德司基，爲統制法西斯蒂的陣營起見，設立了一個特殊的機關即所謂『聯隊指揮官委員會』。

將校徒黨底勢力，在公的地位及國家制度底一切領域裏，如上所生，一天比一天增大着。將校底名譽被抬高到偶像的地位，一切的人都在傲慢的將校階級之前畏懼着。

波蘭底陸軍，在一九二三年由十四萬人而成，而其後却漸次增加到三十萬了。據官報所載，陸軍部底開支爲七億四千萬羅啓，即達于國家預算底約三分之一。但是，因爲別的都底預算裡邊也含有爲陸軍及戰爭準備而出的巨額的開支，所以爲軍事的目的

而設的手段，恐怕要費去國家預算底百分之四以上。

此國家底軍國主義化，徹底的被實行着。如『防禦團』，『舊羅馬騎兵同盟』，『上西列吉亞謀反人同盟』等帶着軍國主義之性質的國粹團體，可以糾合十萬的成員。這些團體，不僅是為戰爭而訓練人民而養成陸軍之幹部的組組，同時也是把巨大的政治的權力納于比爾斯德司基之掌中的組織。它們不僅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政治之敵，即就是對於那關於政府作何等之批輯的懦法的反對者，也越多地被組織起來了。其結果，波蘭底青年子女底學校完全注力於軍事的教練。

波蘭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也盡力於戰爭準備之完成。在法西斯主義支配的三年間，專發展戰時工業，許多的工場為軍需品之生產而被建設了。其中有勞働者六千人的化學大工場，尤為顯著。

政府對於勞働者階級的政策，是以用特殊的法西斯蒂的方法解除勞働者階級底武裝，打破他們底反抗，使其在戰爭的場合變為順從的工具之事為目的。其手段，在一方面是西斯蒂的恐怖，在他方面是為欺騙勞働者並腐化其上層而制定的社會的立法。在這一方面，政府被那公然的社會法西斯蒂(雅滴羅失斯基一派)，或藉急進的言辭和表面的反對帶着假面去欺壓民衆的社會法西斯蒂(波蘭社會黨)積極的支持着。經濟鬥爭底強制調停，勞働日延長，勞働組合底法西斯主義化等，都是波蘭政府為完成那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相同的目的而行的手段。

波蘭法西斯主義，也在觀念上行着戰爭之激烈的準備。它並不是公然的宣傳侵略政策，而是在擁護波蘭獨立的假面具之下登場的。它利用著波蘭民衆，因為以前的國民的壓迫之故，對於愛國的言辭尚易感受的事實。至於對蘇維埃同盟，波蘭法西斯主義，在表面上主張有擁護那爲『赤色帝國主義』所脅迫的波蘭獨立之必要。它藉獨立的威克內那或自由的白俄羅斯之宣傳去遮蔽它對蘇維埃威克內那及蘇維埃白俄羅斯的侵略計劃。但是對威克內那及白俄羅斯底勞働者農民強行着殘酷的壓迫政策的波蘭法西斯主義底這種標語，却陷於極尖銳的矛盾之中了。唯有那無條件地支持政府底對外政策，尤其是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和對蘇聯的祇毀運動之改良主義者，是法西斯蒂政府底熱烈的助手。

五、我們底任務

以上所造的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政策之分析，本質上可以嵌合於其他一切的法西斯蒂的國家。我們在到處都能够確認一個決定的事實，即法西斯主義，由其政府，在戰爭之精力的激烈的澈底的準備底一方面製造着前提倡條件。這個狀態，在關係諸國底普羅列塔利亞黨及勞働組合底身上課着一定的任務。他們必須振發一切的力量，指導對戰爭之危機的鬥爭，在群衆之前曝露法西斯主義正是向戰爭奔馳的要素。因此，這些國底革命的勞働者運動，不可不把對戰爭之危機的鬥爭的問題同時作爲對法西斯蒂獨裁的直接的鬥爭之問題。如果法西斯主義含有戰爭之不可避免的先

見的意思，那麼，在法西斯蒂政治的諸國裏，對戰爭之危機的鬥爭，便不得不變為為顛覆法西斯蒂的支配而行的鬥爭，即變為為樹立普羅列塔利亞獨裁而行的鬥爭。

又，雖在法西斯蒂政治於形式上尚未存在的諸國裏，也不可忘了法西斯主義的腳色。在議會制度雖然存在而法西斯主義的傾向却很顯著的地方，也正在為戰爭而實行着最精力的觀念的準備。這種情形，首先嵌合於奧大利，狄哥斯拉維亞，也可以嵌合於法蘭西德意志及其他的諸國。在這些國裏，法西斯蒂的組織採取種種的模型，而支持着『民主主義的』政府。

德意志政府禁止了赤色戰士同盟，但是，為擴張他們的勢力起見，却不妨止休達爾赫母團及其他的法西斯主義的軍國主義的組織。這樣的政策——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想樹立一個使社會民主主義者表演顯著之腳色的政府。如此，現代社會民主主義底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特質，在其戰爭政策之中異發明顯地表現着。

在法西斯主義企圖着獲得羣衆的諸國裡，只限于那及于小布爾喬亞或農民的勢力，早已不能滿足它，它還要努力侵入勞働者于階級法西斯主義，為其改革計劃底實現，特別為着戰爭的目的，要利用這個基礎。它想在戰爭的場合，分裂勞働者，擁殘其力，解除其武裝。它以侵入那對於戰爭及運輸頗為重要的工場為任務。共產主義者及反革命的勞働組合運動底支持者被組織的驅逐出去，又如最近在德意志一樣，法西斯蒂的細胞和基金正在被形

成着。

社會民主主義，藉其對布爾喬亞諸覺的政策，藉其背叛的妥協政突，又藉着組合布喬亞的國家機構與勞働組合之事，爲法西斯主義開闢了向勞働者階級去的道路。

在對於戰爭底危機而行的鬥爭中，我們不可不十分地注意法西斯主如在一切國家底戰爭準備上所演的脚色。對於那向戰爭奔馳的要素之法西斯主義實行廣汎的煽動和宣傳，在工場中設立羣衆的組織，藉罷工委員會底援助來指導經濟鬥爭，把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起來——這些都是使那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趨于成功的手段和方法。但是我們在這個場合更不可忘却了下邊的事情：即，社會民主主義在戰爭準備上底任務之曝露，他們和法西斯主義底結合之曝露，正是對付那向戰爭奔馳的國際法西斯主義的最好的鬥爭手段。

馬克斯個人生活底一片斷

白 山

自一八四八年底革命的鎮靜到一八五七年底危機之間，是一切自由主義運動斷絕了牠的痕跡底極反動的時期。在這時候的馬克斯遠離一切的政治團體，不，遠離開實際社會，而完全成了個書齋的人，家庭的人了。革命家馬克斯的家庭生活能够最明瞭地窺得的，恐怕就在這個時期了。

* * * * *

馬克斯和恩格斯同樣地非常愛好小孩子。他常常割愛他多忙的時間來和小孩子們一塊玩耍最奇特最快樂的遊戲，他是小孩中之一小孩。他一點兒也不示父親的威權，小孩子們就以如偶像崇拜者的熱愛纏着他。小孩子們恰像待朋友那樣的待他。因為他那頭髮和鬍鬚是漆黑色的，因而就得了個『莫爾』（Mohr 即黑奴）的綽號。馬克斯常常說：『大人必須由小孩子得到教育』。孩子們把他每個禮拜日底事務都停止了。在禮拜日的時候，他完全服

從孩子們的話，到郊外去散步，拿粗笨的酒杯喝啤酒，嚼波蘿。誠然，這禮拜日的散步，好像是常常地遮蔽了他家庭底暗雲之間的微微的陽光。特殊地是這散步走到漢普斯特得的森林那方面。這個地方是在倫敦的北方，有像樹木樣繁茂的愛尼希達，有陰森寂靜的丘陵。關於這禮拜日的散步李卜克內西寫得非常有趣：現在這個森林已不是七十年前的面容了，可是在馬克斯屢次所坐地椅子上，舊農家稱為板凳子，就是由嘉庫斯托羅的要塞上來看，仍然能眺望得到那峯和谷如繪畫那樣交錯了的這個森林的華麗的景象。特別是在禮拜日，這歡樂的人們滿帶着生氣的時候，這種眺望更進一層的美麗。在南方是人家稠密的大都市，在它上面有高聳的聖波爾寺院的圓頂和維斯提民新特的塔，和它遙遙相對的就是薩萊的丘；在北方是很多的村落，點在着人口稠密的肥沃的鄉里；在西方是馬克斯永眠的海蓋特(Highgate)的丘等等。

然而，這樣的家庭的幸福，不久達到了使馬克斯燃着了他的激情。一九五五年復活祭前的禮拜五，他僅有的男孩子，即九歲許的愛多加爾(Edgar)被死的魔神奪去了。這個小孩子持有豐富的天分，已經成了共同的寵愛物。馬克斯在給夫來利加特的信上說：『爲了這樣悲哀這樣的可怕，我的心受到怎樣大的打擊，這決不是筆頭所能盡言的』。

如果我們看看馬克斯給恩格斯報告他孩子得病和死亡消息底信，他實在是承着陰慘的心氣。在三月三十日他寫着：『我的妻

子神經衰弱症由一週前到現在已不很沉重了。我雖然不得不持以冷靜的態度，但是我的胸如破裂，頭如沸騰一樣。孩子呢，就是在母親的得病期間也決不失掉他的創意的，善良的，同時是獨立的性質。』又在四月六日的信裏寫着：『可哀的愛多加已沒有了。他在今天五時至六時之間在我手裡靜靜地就眠了。他的友情在他悲慘的時刻使我的心是怎樣的溫和，我決不會忘的吧。他理解了我對小孩子的苦惱了。』又在四月十二日寫着：『我的家庭因為這生活着靈魂底重要的孩子之死，自然地就寂寞荒涼起來了。但怎樣又能使我們的小孩子不死呢？這層我不忍寫。我已經嘗過種種的苦痛了。然而現在我才領悟真的不幸是什麼滋味。我現在雖然受過了一切可怕的苦痛而不去死的，是因為我要努力地拿着世界上合理的東西這樣希望的庇窳來感謝他和他的友情。』

經過很久的時間，馬克斯的心的創傷還沒全癒。七月二十八日在他回拉薩爾的慰問信裏說：『拔科說：真實的偉人因為對自然及社會持有無數的關心，因為興味的對象是無數的，所以無論怎樣的感傷立刻就會忘掉的。但是我不是那樣的偉人。孩子的死，完全破裂了我的胸，顛狂了我的頭。現在我還沒有失掉當時悲痛的心情。我的可愛的妻子完全憔悴了。』

連續幾年來馬克斯的家族就和病魔襲擊，馬克斯自身以前就有病，但是愛多加爾的死正是這連續疾病的絕頂，遂而使馬克斯的病沒得復原。馬克斯患的是最煩惱的肝臟病，他相信這病是

由他父親遺傳下來的。然而使他的健康益發地惡化了的，就是他的貧乏的住居和他周圍的不健康。這就是，在一八五四年的夏天，虎列拉病特別地猖獗。這種病的來源是由於當時閉塞的污水溝通過了一六六五年葬埋瘟疫病(Pest)死亡者底洞穴而起的。因此醫生屢次地勸告他遷移到別的地方去住。

一九三〇，三，二十七，北平。

憲章運動

一之譯

(譯者按：——底下的這篇文章是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的‘紐約國民新聞’上發表的，對於當時英國的政黨及選舉情形有一個深有趣味的敘述，不惟是歷史上的一篇名著，兼可作我們理解英國選舉戰的參攷看。此文係由勞動月刊十一卷十二號中轉譯，合併聲明。)

當保守黨，進步黨，皮爾派——事實上，這些黨我們從前都批評過的——多少屬於過時的時候，于是自由貿易派(曼徹斯特派的人們，議會與財政改革者)變成現代英國社會正式的代表——統治全世界市場的英國底代表了。他們代表有自覺的布爾喬亞化，產業資本希圖運用他的社會勢力奪取政治權，剷除封建社會最後頑強的殘餘這一派。這派是由英國資產階級中最活動與最有勢力的部分所領導的——即工場主。

他們所要求的是完全與毫無虛飾的資產階級底統治，把全社

會公開的正式的隸屬於近代資本家生產底法則，以及監督資本家生產的人們底鉄蹄下。自由貿易的意義就是指資本毫無拘束的運動，脫離了一切政治的、國家的與宗教的桎梏。土地也變成一可買賣的商品，土地之開拓也要按照一般商業法而進行。在一國內可以有食物的製造與絲繭或棉花的製造，可是再不許有什麼領有土地的貴族了。

簡而言之——一句話：就是再不容許有任何政治的或社會的制裁，規律或獨占，等等東西，一切事情都要聽憑『政治經濟學的永久法則』而進行，即聽憑資本的生產與分配底自由條件而進行。這一派反對英國舊制度（老朽的產物，社會發展之一過眼曇花）的鬥爭是總括在下面的口號中：『盡可能的低廉生產商品，除去一切生產的靡費Faux Frais（生產中一切虛費的與不必要的用費）。』而且這個口號不僅對個別私人而發，主要是對全國而發的。

皇室，與牠的『虛誇的壯麗』，皇室的宮庭，皇室的文官費與牠的侍役——這些東西除了歸入生產的靡費外還有什麼呢？一國沒有皇室也同樣的能生產和交換呵，廢止王冠吧。貴族的乾薪與貴族院呢？生產的靡費。常備軍呢？生產的靡費。殖民地呢？生產的靡費。國家教會，與牠的財產（掠奪或乞求來的贖物）呢？生產的靡費。讓牧師們互相自由地競爭，而各個人按他自己所需要而付價呵！英國法精細的條文與司法部呢？生產的靡費。國家的戰爭呢？生產的靡費。英國在和平時期更能低廉的剝削別國呢。

所以，在英國資產階級的戰士與曼徹斯特派人們的眼睛裡，英

國的一切舊制度從機器之片段底立場看來，是貴而且毫無用處的，牠除了阻碍一國以最小費用生產最大量生產品與自由地互相交換生產品外，還有什麼別的用處呢。必然的他們最終的要求是布爾喬亞共和國，在這共和國內自由競爭支配人類一切的生活，政府是縮小到爲管理（內部與外部的）資產階級公共階級利益與事業所必不可少的限度，而這個最小的政府是最儉樸與最經濟的組織起來的。這樣的一個黨在別國是稱爲民主黨。但他必然是革命的，完全剷除貴族國的舊英國是他多少有自覺的目標。不過，牠切近的目標是獲得議會的改革，由此得把爲着這個革命所必要的立法權移轉到自已手中。

但英國的資產階級是不像法蘭西人那麼易于興奮的。當他們要進行一議會的改革時並不要起一個二月革命。反之，當在一八四六年因穀物條例 Corn Laws 之撤消而對大地主貴族獲得一光輝的勝利後，他們就祇要得到由此勝利而來的物質利益爲滿足，再不想去從這次勝利中引出必要的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結論來，於是使進步黨仍能保持他們在政府中的世襲優先權。

從一八四六到一八五二年這全時期內，在他們的選舉口號中（顯著的綱領與實際的，即渺小的，政策）——暴露出自己的弱點了。這是爲什麼呢？因爲在每一次激烈的政爭中，他們不得不求助于工人階級。可是要是貴族是他們垂亡的對頭，勞動階級立刻就變成他們新興的死敵。他們寧以一種勝過表面重要的讓步與垂亡的對頭相妥洽而不願增強新興死敵的勢力，因爲將來的世界是屬於工

人的。因此，資產階級極力避免與貴族發生任何激烈的衝突；只是歷史的必然與保守黨壓迫他們前進吧了。他們不由得不把舊英國，過時的英國，打得粉碎，以完成自己底使命。可是一當他們獲得了完全的政治權力，一當政治的統治與經濟的優勢結合在同一個人的手裡，一當反抗資本的鬥爭不再與反抗現在政府的鬥爭有所區別時——從這個時候起，英國社會革命的時期就開始了。

現在我們來說憲章運動者——英國勞動階級中做政治活動的一部分。他們所主張的憲章中底六點，不過是要求普選權以及為普選權所必須的條件，因為沒有這種條件將使普選權對勞動階級變成一句空話的：例如祕密投票，國會議員須付歲費，以及國會每年一選等等。但普選權之于英國的工人階級就等于他們的要求政治權力，因為在英國，無產階級佔全人口中之最大多數，在英國，經過一長時期雖然是秘密的國內戰爭（階級鬥爭）後，無產階級對於他自己的階級地位已漸漸有一個明確的意識，在英國，即使在鄉村區域也不再知道什麼小農，而祇有地主，產業資本家（佃農）和僱農了。所以英國普選權之要求是比大陸諸國任何被稱為社會主義的策略都要社會主義化些的。

牠必然的結果是：勞動階級政治的統治。

關於憲章黨之復活與改組，我將在別處為專文論之。本文則僅及最近之選舉。

對英國國會有投票權的人，在城市必須占有能納十鎊濟貧稅之房產者，鄉間則須占有田產其收入在四十先令以上，或佃戶其收

入在五十鎊以上者。就是這個條文便知道憲章黨僅能(正式地)參與最近選舉戰之很小部分的。要明白他們實際所能參與的部分,我不由得回想起英國選舉制度的特點:指名日與宣佈日!舉手與投票!

當候選者在選舉日出現,與對人民公開的演講後,第一場是以舉手選舉,這是無論選舉人或非選舉人都有資格舉手的,任何人祇要舉手多數時,監察員當時便宣佈這個人由舉手當選了。但現在問題轉到另一方面了。

選舉的舉手不過是一個儀式,一種對『無上威權的國民』客套的虛偽儀式,但當特權被威嚇時,客套就不發生效力了。因為倘使舉手失敗不能使特權選舉者之候選人當選呢,這種候選人可以要求查投票簿(Poll),在選民簿上的人是祇有有資格選舉的人才能參與的,倘投票多數則亦得宣布被選。第一場選舉—舉手—不過是對公共意見滿意的一種表示(暫時的),但要使牠信服,于是狠顯著的表現出牠的無力量了。

這似乎看來以舉手來選舉——這危險的儀式——是發明出來與普遍選舉開玩笑的,是以“暴民”(軍事部秘書 Major Beresford 之妙語)為犧牲而給少數貴族開開心的把戲。但這又是與事實不合的,因這個舊制度(從前一切條頓國所共有的)之所以代代遺傳以迄于十九世紀者,蓋因牠使英國階級議會既便當又安全戴上民心所歸的假面也。

統治階級們從這種制度中得到這種滿足:大眾的人民是以多少的熱情參與他們的局部利益當為國民的利益的。并且祇是因為

資產階級取一獨立的地位以與二官僚黨——保守黨 Tories 與進步黨 Whigs ——並立時，工人羣衆才新興起來，在指名日有他們自己的名字。但自有選舉以來，舉手與投票，指名日與宣布日的對照，再沒有像上次一八五二年選舉戰中那麼嚴重，那麼針鋒相對的政綱，那麼威嚇，那麼普遍的了。

這是如何的一種對照呵！這祇要舉手時的呼名就足夠使在投票時被打倒。這祇要投票時獲得多數就可以被人民以爛蘋果與碎石泥所致敬了。

首先，議會當選的議員要保持他們自己議會中本身的安全，是有許多事情要做的。在一方面是大多數民衆，另一方面是全人口中十二分之一，與成年男子中五分之一的人民。一方面是熱情，另一方面是賄賂。一方面是政黨不信任他們自己的標誌，自由黨申訴于保守主義，保守黨宣布自己立場的自由主義；另一方面是民衆們宣布他們的列場與申訴人民的政綱。一方面是一副因不斷地在腐敗的圈子內轉來轉去再不能前進一步的破舊機器，以他們的互相傾軋而使一切官僚黨趨於毀滅的進程，另一方面，是國內急進的民衆威嚇着要把這腐敗的圈子打破與毀壞這官僚的機器。

我這裏不想把全國各地這次選舉與投票，工人階級威嚇的選舉示威運動，以及統治階級軟弱的運動選舉策略——拿來相對照。現在我僅取許多城市中的一個，他是這次對立焦點所集中的城市：即黑爾費克司城的選舉。黑城的候選人爲：愛德華（保守黨），查爾斯和德（最近進步黨度支部大臣，乃格雷公爵之親戚）佛蘭克

克洛斯雷(曼徹斯特派)，最末是愛納斯瓊斯——憲章黨中最有辯才，最堅決與最有能力的代表。

黑爾費克爲一工業區，所以保守黨是沒有多大勢力的。曼徹斯特派之克洛斯雷則與進步黨相聯盟。所以最激烈的衝突是和德與瓊斯——即進步黨與憲章黨——的衝突。

查爾斯和德總共不過半小時的演說，開演時，聲首低微幾不可聞，後半截則受羣衆的哄鬧，他的演說，據坐在他近旁的報告者說，不過是略述自由貿易的政策，而略微攻擊德彭公爵(Lord Derby)的政府，大大的讚美『國家與人民空前絕後的富強』！

(“聽呵，聽呵”)他對改革的新政策竟連一個也沒有，僅無力的(在寥寥數語中)暗示路沙公爵(Lord John Russell)的選舉改革案。

現在我要來摘述愛納斯瓊斯的演說辭，因爲這個演辭是在任何倫敦統治階級的大報中都不會登載的。

瓊斯，在羣衆熱烈的歡迎中，登台致辭曰：

“選民非選民諸君，現在諸君遇到一重大與壯嚴的節日了。在理論上憲法不妨承認普選於今日，而實際上則可以廢置之於明日。現在有二種制度擺在諸君的面前，諸君必須選擇一種，決定後便將統治諸君至七年之久的。七年，一短短的人生啊！我請求諸君在這七年的開始慎重考慮一下；二萬的市民諸君，今天決定呵！也許明天就有五百人破壞諸君的意志了。(“聽呵聽呵！”)

“我說有二種制度的代表是站在你們的面前。不錯，進步

黨，保守黨與大腹賈是在我的左方，但他們是一樣的東西。大腹賈說，買賤，賣貴。保守黨說，買貴，賣得更貴。這二者對勞動是毫無分別的。不過倘使前一種制度得到優勢，則赤貧排在他的根底。這種制度是建築在國外競爭上的。現在我敢斷定：在賣貴買賤的原則下，爲着對外國競爭的目的，勞動階級與小經營階級的情形是必然如水之愈下的。爲什麼呢？因爲勞動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要穀子生長和棉紗織成布以前必須先要勞作。但我們英國那裏有把自己作工的工人呵！勞動早已變成僱傭的商品——勞動已變成放在市場買賣的東西了。因爲勞動是創造一切財富的，所以第一樣要買的東西就是勞動——是的，要‘買得便宜，買得便宜’！勞力是在最低廉的市場買的。現在來第二件東西了：‘賣貴，賣貴’！賣什麼呢？勞動的生產品！賣給誰呢——賣給外國人——是呵！以及賣給勞動者自己——因爲勞動者既不是爲自己作工的，所以勞動者對他自己辛勤生產的成果是沒有權力來分配的。

‘買賤，賣貴’！諸君以爲如何？‘買賤，賣貴’，買工人的勞動要便宜，把他自己勞動的生產品同是賣還工人要貴！這個固有損失的原理是包含在這個買賣中了。僱主買勞動要便宜——他再賣，在賣中必須獲到利潤；他賣還工人自己——於是僱主與被僱者間的每一次交易都不過是僱主方面有計劃的敲詐。勞動因永久的損失而沉入海底；資本由最後的欺詐而升入天堂了。

“然這種制度不僅止于此也。這是由對國外競爭來的——這

就表示：我們必須如我們使本國的勞動破產一樣去毀壞外國的產業。如何牠會這樣呢？因稅則高的國家不得不以低稅則的而賤賣。如國外的競爭不斷地增進，則物品也必須更加低廉。于是，英國的工資就必須繼續地降低。他們如何實行這個降低呢？由于剩餘勞動。他們怎樣得到剩餘勞動呢？由于把土地獨占起來驅逐供過于求的工人到工廠裏去。再由于機械的專利又把這些工人驅逐出街頭來——由利用婦女勞動把人們從紡梭中驅逐出來——由利用童工把婦女們從織機中驅逐出來。于是把他們的脚跟種植在過剩勞動的基礎上，壓在他們腳底的痛苦的心靈喊着：飢餓呵！誰要工作呢？半塊麵包比沒有終好呵，于是被摺紋的群眾就任何條件都不得不接受了。（台下“聽呵，聽呵！”的呼聲）

“這就是對勞動者的影響。但是，選民諸君，牠對你們有什麼影響呢？牠對國內貿易，店東，救貧金，與賦稅有些什麼影響呢？每一種國外競爭的增加——先須國內低廉的增進。每一種勞動低廉之增進是基礎在勞動過剩之增進上的，過剩的勞動是由機器之應用來的。現在我再重複一遍，機器的增加如何影響到你們呢？站在我左旁的自由的曼徹斯特派建立一新的特許狀，于是又把三百過剩的人工擲出街頭來了！店東們！你們又少三百主顧了！付稅者！你們又要多付三百人的濟貧稅了！「喝采。」

“你們留心聽吧。壞的事情不僅是這樣呵！這三百人第一步便使還留着有工作做的人底工資減少了。僱主說：‘我現在要減低你們的工資了’。工人們希圖反抗，但僱主說：‘你們不擇開

眼看看剛被解僱的這三百人嗎——你要是不願意，好吧，請你們混開我叫他們回來吧，他們真是任何條件都願意回來工作呢，因為他們在挨餓呵。」工人們感覺到了，這是致命的打擊。呵！你自由黨的曼徹斯特！政治的法利西人！這些人正在聽着呢——你不是被我難住了嗎？

“但事情還不僅這樣壞呵！這些工人，從他們行業中驅逐出來後就被捲入過剩工人中，不得不找別的職業做了，於是再把工資減低了。今日報酬微薄的行業從前是曾經報酬優渥過的——今日工銀高的過幾天也免不了減低了。於是工人階級的購買力一天不如一天，國內貿易也一蹶不振了。留神呵，店東們！你的主顧一天天窮困，你們的利潤也要減少的啊，同時赤貧待濟的人數一天天地增加，則你所要付的救貧金與賦稅反增多了。你的收入減少，而開支加大了。你們所得者少而所付者多了。你們願意這種制度嗎？富有的工廠主和地主把救貧金與賦稅的重担都推到你們肩上來了呵！中等階級的人們！你們變成替富翁們完納租稅的機器了！他們創造出窮困增加自家的財富，於是又叫你們替他付因他們而窮困的窮人濟貧金。地主們是因特權用不到支付的，工廠主們則在支付工人的工資中剋扣回來了，祇有你們是唯一的吃虧者。你們以為這種制度好嗎？

‘諸君，這就是坐在我左邊這些大人先生們所擁護的制度呵！我的建議是什麼呢？我已經顯示出錯的方面來了。但這是一件事情，我的目的不僅此也。我這裡要來告訴你們對的，而且還要証

明他的對”（喝采）

瓊斯於是繼續發表他自己關於政治和經濟改革的意見，他往下說：

“選民與非選民諸君，我現在攜來許多社會與政治改革的政綱，備諸君的採納，如我在一八四七年所主張的一樣。但是，我因為要擴張你們的自由，我自己的被限制了（“聽呵，聽呵”）因為我希圖建設諸君大眾自由的樂土，我就被投入罪犯的監獄中；那邊，那左邊坐的一位就是我坐監的獄長之一。（此時台下齊向左方發出高聲與連續的唾罵聲。）因為我要聲訴于真理，他們就定我不許說話的罪。二年零一個星期他把我監禁在寂靜不許說話的冷監中，沒有筆也沒有紙和墨水，祇有粗大的麻繩。啊！（轉向查爾斯和德）二年零一個星期是你的天下；今日是我的世界了。我請求報應的天使在今日到會的每個英國人的心靈中出現（一陣陣的喝采聲）。聽呵！在這許多群衆的呼吸中你們覺到他肺翼的扇動嗎。（再度的歡呼聲，繼續頗久）。你或者說這不是一個公衆的問題。但牠實在是的。（“聽呵！聽呵！”）這是一個公衆的問題，因為要是一個人他不會同情一個囚犯的妻子，他也決不會同情工人們的妻子；要是他不會憐憫一俘虜的兒女，他那裡會憐憫工人們的兒女呢！（台下呼“聽呵，聽呵”以及歡呼。）他過去的生命証明如此，他今日的約諾也不會與此相矛盾的。誰投票贊成鎮壓愛爾蘭人，鉗制輿論與干預愛爾蘭報紙的呢？進步黨呵——他這里坐着呵；叫他混蛋吧！誰投票十五次反對休謨關於選舉，洛克金

關於州群，愛和德關於短期的國會與白克來關於投票團，等動議的呢？進步黨呵——這裡坐着的進步黨呵，混他出去吧！誰投票反對釋放弗羅斯脫，威廉與瓊斯的呢？進步黨呵——這裡坐着的進步黨呵！混他出去吧！誰投票反對減少劍橋公爵一萬二千鎊的薪金，反對一切海陸軍的縮減，反對寡婦稅的裁撤，與四十八次反對賦稅的任何減輕（包含他自己的薪金在內）的呢？進步黨呵——他這兒坐着呵！混他出去吧！誰投票反對紙捐，廣告捐，與智識稅的裁撤的呢？進步黨呵——他這邊坐着呵！混他出去吧！誰投票贊成一批新主教，希少的牧師，Maynooth 的賞賜，投票反對取消不信教者付教堂捐的呢？進步黨呵——這裡坐着的進步黨呵！混他出去吧！誰投票不贊成食物參和雜質的任何攷驗的呢？進步黨——這裡坐着的進步黨呵！混他出去吧！誰投票反對減輕糖捐與反對取消麥麵捐的呢？進步黨呵，這裡坐着的進步黨呵！混他出去吧！誰投票反對縮短製麵包工的夜工時間，反對關於細作編織工勞動情形的調查，反對工場中設置衛生監督官，反對禁止兒童在晨六點以前作工，反對補助窮苦的產婦區救濟金，反對十小時工作制的呢？進步黨——這裡坐着的進步黨呵！混他出去吧！願以人道與上帝之名把他永遠驅逐出去吧！黑爾法克的人們呵！英格蘭的人們呵！現在有二種制度放在你們面前！判斷而選擇吧！”

由他這篇演說，特別是結末一段，所焚燒起羣衆的熱情，是決非筆墨所能形容的；那偉大的羣衆的呼聲，在每一段中是停止呼吸的靜聽，一當每一間斷時就如霹雷之回音一般的爆發出來，對

進步黨與階級統治表示極端的憎惡。雖然這是曇花一現，但確是永久不會忘記的一幕。當舉手表決時，僅有的以及被收買與胆怯的人是舉查爾和德，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雙手舉起來贊成瓊士，一種難以形容的歡呼與熱情中。

州長宣布瓊士與愛德華氏被舉手所當選。和德與克洛斯于是要求票決。

瓊士所預斷的實現了；他得到二萬票；而進步黨（查理士和德）與曼徹斯特派（克洛斯雷）僅得五百票。

一九三十年，二月，九號譯完。

“我們不要忘記：英國工人階級是保守着最良好的英國民族性的，在英國如果奪取塊領地，普通是永遠不會失掉的。如果因為上述諸原因，憲章運動派的兒子不能很好的利用環境，那麼他們的孫子是一定會繼續其祖先的遺志的。”

——昂格思——

“這種剝奪是由資本家生產那自身的內合法則之作用——即資本之集中——而完成的。一個資本家常常打倒多數的資本家。與這個集中並行而進的，伴着少數資本家之剝奪多數資本家而起的事是：勞動行程的協業形態發展為一不斷擴大的規模；科學對於技術的增進有目的應用之發達；土地之愈有計劃的耕種；勞動工具底轉化為僅能被結合的效力所使用的勞動工具，由當作結合的社會的勞動底生產手段去使用一切的生產手段所引起的節約；全世界的人民都投入世界市場的網中，於是使資本主義的統治愈益帶着國際性了。當資本家大王（他們是吸收與獨占這個轉變進程的一切利益的）的數目愈益減少，同時貧窮，壓迫，頹壞，與榨取之量將愈益增大；而且由資本家的生產過程自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并組織攏來的不斷地膨脹着的勞動階級底憤怒也愈益堅強化了。資本家底獨占變為本來和他同時，並曾經在他底下共同繁榮的生產方法之桎梏了。生產手段的集中與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與資本主義的外殼不能兩立的一點。於是資本主義的外殼破裂了。資本家私有財產的喪鐘響了。剝奪者是被剝奪了。”

——資本論——

日本底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上)

By Freda Utley 斯人譯

沒有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迅速地從封建國家，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因此，牠的經濟構造，就顯現有獨特的形象和奇異的矛盾。一端存在着高度組織了的有力的托拉斯和組合，用最新式機器管理工業，和應用最時式的生產方法。另一端却有規模極小的工業和手工生產。

尤其是三井和三菱這兩家巨大的公司，他們既擁有銅鐵底礦山，造船廠，電機企業，麵場和紗廠，而且辦理着銀行，海運，人壽保險和商業，更且是大地主。三菱是日本的主要造船廠，三井掌握着日本對外之貿易百分之二十。三井銀行和三菱銀行，都是日本七大銀之一。三井家和岩崎家這兩“巨族企業”，普遍都看做日本國內的小王國的，而且事實上也是的確的，特別三井，更是真正的政府。日本還存在着較小的大公司，例如擁有有力的銀行，保險公司和托拉斯，銅礦與煤礦，製鋼業和鋸鋼業，紙廠

和電氣企業的住友和安田。

另一端，又有無數小行業，以純然的手工，或以小發標機由師傅與徒弟在小工場中工作着，或雇用五個至五十個勞動者極小規模的工廠中。即使紡織工業，其大部已集中於很大的工廠而為少數公司所支配了，但關於紡紗之大部，却依然存在着無數只雇用五六個工人的小紡織廠的。

上面提及的大托拉斯，雖然他們已管理着全國的礦山與重工業，却沒有充分地發展牠們。日本鐵苗的生產的指數是低於 1918 年的，煤的生產，也沒有增加，而鐵苗的供給，現在却由滿洲底日人礦山底開採大大地增加了。不過日本塊鐵和鋼鐵底生產已經漸漸的增加了，日本本部塊鐵的生產在 1918 年，是五十八萬三千米噸，現在（1927）增至八十九萬五千米噸了。鋼鐵的生產品在 1918 年是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七米噸，現在增至一百四十萬零四百十二米噸了，可是，今日的鋼生產總量，依然是很少的，——僅有盧森堡百分之七十或比利士之百分之四十五。同時條鐵板鐵片鐵棒鐵和機器及機器的各部之輸入的價值，從 1924 年以來，是減低了。鋼的輸入現在平均為九十萬米噸，而輸出約十五萬六千米噸。就是發展最快的電氣工業，——從 1919 年末總產生電量之一百十萬基羅瓦德，現在增至四百八十萬基羅瓦德，——也有外資（大部美國的）約二百五十萬金磅。

事實上，日本表現出在一個祇有少量無產階級的獨占資本主義形相，一個在各方面依然是中古式的，却在金融資本底統治下

。牠表現出一個帝國主義列強依然產生很少量資本貨物，而其主要輸出還是原料；一個想支持一大強國武裝之負擔，而其都城尚無排水溝之設置的國家。事實上，我們可以說日本是一個資本主義還沒有成熟就到腐爛了的國家，因為資本主義底初步工程還沒有完成之先，壟斷——限制生產和失業問題的時期，已經到來了。

日本資本主義之興起

要了解日本的經濟，必須回顧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六十年中日本的發展。在那時，日本已於數世紀在軍閥貴族統治之下和外界孤立着，既沒有商人資本家階級，也沒有從貿易中蓄積起來的資本。有的，只是奢侈品小商人階級罷了，他們是大地主的經理人，而且地主們以收穫作抵押，向他們借貸的；可是，他們的資本薄弱，對於發展當時要開始經營的新工業之金融，是沒有什麼作用的。所以，日本在現時期開始時，並不是從貿易或外債中獲得振興工業之資材，反而是從國家的積蓄（賦稅）和軍事的侵略中（甲午之役，中國賠款給日本二千萬金磅，大大地促進了日本的工業）獲得的。

因此，日本工業化進程，是徹頭徹尾由國家資助的。政府於六十年前，已經以明確的計劃，開始他的進程。牠開辦各種工業企業，而後來再把牠們廉價地售與私人資本家；牠給各種工廠和造船廠以種種津貼和保障；建築鐵道，派遣學生赴外洋學習工藝

智識。

1868年把日本從封建主義，一躍而至資本主義的“維新”或“革命”，並不是社會革命。這是封建貴族所造成的由封建國家到資產階級國家之有意識的轉變。他們放棄了古代封建的特權，而換得現金，變成新日本的銀行家，商人及工場主了。例如武士(Samurai)是由國家以國債券來換回他們往日的世襲年金的，同時，他又製定銀行條例，允許以這種債券的款額，來作準備金，而發行鈔票，因此，這個年金成爲新日本底新銀行之第一份資本了。

日本之突現爲資本主義的如此方式底一個結果，是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各方面都密切地連結着，所以，這二個階級，是決不會衝突起來有如英國十九世紀那樣引起更民主的憲法的。

農 民

因爲日本很迅速的工業化，是由國家的稅賦來促進的，負擔就落在農民身上了。他們的勞動生產品，在初期是積蓄的唯一源泉。“革命”並沒有把農民從地租的重壓中，解放出來，他們所獲得的唯一的恩惠，只是代替了從前的任意征取，現在他們的負擔，是變成固定的了。

紡織廠，鋼鐵業，造船廠，鐵道和航路建設到一定的限度，就把封建村落的經濟打破，而產出經常階級的分化了，可是，雖並沒有把大多數農民從鄉村中驅逐出，使他們變成產業的無產階

級。日本的農業，並沒有產業化起來，而小農莊也沒有爲大田莊所替代。今日的農民，依然以封建時所使用地同樣原始的方法，同樣原始的工具耕種他們的土地。自然，他們現在除去使用人工肥料之外，又加用化學肥料，結果土地的生產力也爲增加，可是，個人耕作制度仍然維持着，而依土地爲生的人民，比之三十年前也增加了不知多少。工業革命，並不會變革爲國內消費的貨物底生產方法，所以農民和小工場中產階級大衆，藝師，店員，等等的生活方式，並沒有受到工業革命怎樣偉大的影響。通常的日本人，依然和其幾世紀前的祖宗一樣，吃同樣的食品，穿同樣手製的木質拖鞋，睡同樣粗糙的席子，住着同樣不堅固的木造與紙糊的房屋，即使縫製他們的寬服之布匹，也常常還是手織的。

今日日本農民意情形，是極端地貧乏。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個農，耕種約一畝半至二畝半的土地，而把他們的收穫之大半，以實行付給地主。地租的半數，是爲賦稅所吞併的。地主大部份，是小產業主，他們是小資產階級的後備軍。其中也有是自耕農。到現在，幾乎日本人口之半，依然雇用於農業中，但是，如今因每年從鄉村到城市有七十萬人口流入，而實際停留在城市中的有十萬。所以鄉村的人口相對的減少了。幾年前，在日本還聽不到什麼失業的，這好像日本發展着的工業可以把農村過剩人口完全吸收去似的。可是，從一九二〇年以來，失業就發生了，並且目前，其數量在城市更不斷地增加。今年當政者第一次考慮這個問題的計劃，覺得到失業問題將引起危險的結果的。自然，在日本，

除去無親屬的老年人憔悴外是沒有失業保險，沒有工作室，也沒有
一切貧民救濟金的。最近日本常常吹噓着，無論何人，在城市中
受窮或找不到工作時，可以回到鄉下親戚家中去的，所以，社會
保險底負擔，是完全落在農民肩上的了。但是到今日，大家都明
白了，農民的負擔實在太重，他們實在窮得不能幫助別人了。事
實上，自從許多年比產業工人數目增加得更快的人口，使不斷加
重的農業危機發生了。在一八九四至一九二六年，工場工人的增
加，每年平均四萬七千，而人口每年平均却增加六十萬。現在每
年人口的增加幾近九十萬。對農村的壓迫，已經要引起恐慌，而
移民的人數仍異常稀少。那末，日本現在的經濟恐慌，工業發展
速率減低，與發展重工業之失敗——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附着
於（上面說過的）牠過去的發展條件中底各種因素，現在阻止着
牠生產力的發展了。

對外貿易

雖然，日本是占世界最大海軍實力的第三位，而是所稱謂“
強國”，雖然他是一個有殖民地的帝國，然而他却還沒有從生產
消費資料進到生產生產手段的階段；因此，他還沒有發展到獨立
的工業國，並且，他所生產而售與外國的主要貨物，還是倚賴農
業勞動的。因為日本的國民經濟是建築在粗絲和棉花業的生產上
的，而二者却都由農民的勞動，或更正確的說，由他們的妻子和
女兒的勞動所生產的。

1927年，日本總輸出額計1,992,317,165日元中，絲織品與絲料，計900,466,297元，綿紗與製造品計435,981,671元。即絲業占總數之45%，綿花業占22%，二者總和計占67%。絲輸出之82%是粗絲，而蠶是農民養的，繅絲的工作，是農民的妻女在家中，或小繅絲廠中做的。繅絲廠的勞動，是農女們以一定年限的契約，離家而於廠中工作。

粗絲輸出之95%（全數之80%包含製造品）輸到美國。價格是時時動搖着，不用說，受損失的總是農民了。要明瞭日本的經濟，這點是很重要的，因為三井在肯出的期貨價格，比時價還低，所以市場的價格，週期地被減低下去。因三井除了是粗絲最大的輸出者外，還是（雖然是他們的次要者）美國棉花最大的輸入者，他們為要在美國獲得買棉料的基金，所以把將來出售的絲的價格降低。

關於絲業的事實，表示着日本對美國底倚賴性。我不信日本敢和美國開戰，因為牠的絲綢輸出如不能繼續進行，則其經濟非要破產不可。討論日本底貿易政策時，必須記到牠的主要輸出之81%是運往美國去的。以日本這樣缺乏工業原料的國家，因美國海關對絲料所抽的重稅，必須把絲的大部，不經製造而輸出這個事實，以及大量美國資本，投資於日本的工業，美國對於日本的貿易較其餘任何國家都要多，日本的機器，發動機都要從美國輸入這種事實，都表示與其說日本是美國競爭的強國，毋寧說是美國的半殖民地，更為妥當些。

甚至日本海軍所倚賴外國的煤油供給，現在已經從俄國的庫頁島獲得了，然而其大部份，却還是從美國來的。

日本的工業

有如日本賣給美國的粗絲的生產，是基於農民的剝削一樣，所以木棉工業，是倚持於農民貧乏。雇用於棉花工業的大部，並不是真正的工業無產階級，而是農民的女兒，她們於消磨三五年光陰在棉工廠中之後，又回到鄉村，或成為大城市的娼妓及咖啡店的侍女。她們的父兄，把她們訂售於工廠中作工，而每月從廠中拿去她們工資大部。繅絲廠和小織紗廠中的女工全年的工資，先墊付與她們的父兄，或墊付其一部，而其餘則當農民需要購買肥料的季節支付。事實上，這些女工，為得要使她們父兄能夠支持他們的小田莊，和支付重壓的地租，出賣去一定的年限罷了。每年有許多女工，被賣到大城市的妓院中去，因此，農民又為這種“奢侈工業”供給勞動。

但依上面所講的情形看來，織紡工業的工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雖然我們不能摸殺現在已經有一少部分婦女，終身留在工廠中工作了。

那末，日本其他工業的情形又怎樣呢？以下的圖表說明了日本工廠和店舖（除去雇用五人以下的小工舖外）所雇用的男女人數。詳細的討論，是只及於雇用三萬工人以上的工業。日本紡織場工業的重要性，是工廠工人之大半數多為婦女。

一九二七年工廠工人總數

	男	女	男女總和
紡織工業	187,965	803,358	991,323
五金工業	101,438	8,279	109,717
機器，工具器 皿等製造業（ 包含製船業）	232,799	13,164	245,963
陶器工業	53,933	11,951	65,884
化學工業	75,933	41,318	117,251
糧食工業	123,663	42,113	165,776
造紙工業	21,160	9,108	30,268
木材及鋸木業	49,006	5,453	54,459
印刷及裝書業	<u>44,971</u>	<u>8,151</u>	<u>53,122</u>
總計	923,200	975,671	1,898,875

上表表明了，工廠工人中只有58%是雇用於五金工業中；約13%是雇用於製造機器，工具的工廠中。

日本現在的人口，是六千萬，據調查部（Census Bureau）統計，在各種事業中的工人總數，在一九二十年是15,970,000人。同年工廠工人的總數為1,742,591人。一九二七年，礦工計259,629人。比一九一八年減去169,000人。運輸工人和鐵道工人，計411,000人，而零作工人（Casual workers）及其他合計1,863,046人。

除此之外，日本總人口之16%，是從事商業的。這件事，表示出日本人的經濟是如何地浪費，縱然離開舖主勞動之虛耗不計，而由其小商店之衆多與他們小小的週轉以及貨物之損壞等等就可以證明了。

自然，今日的重工業，在任何國家，因需要巨量的開辦資本，是倚靠銀行的，因此，這種工業往往爲少數組合所獨佔。但在日本，此外，還有國家以津貼和提高入口稅，來獎勵那許多和當權政黨有朋友關係的資本家。日本的政黨，已經成爲一種企業了，個人或公司，可以投資進去，而以津貼，入口稅，專利的特許與讓與等形式，穩固的把利息收回來了。動力，鐵道，電道，瓦斯等的企業，是以專利和特許成立的。光是一年的津貼總數，就有一萬萬五千萬元。今年銅與木料的特稅，是爲支付各托拉斯投資於政友會基金之“股息”，而徵收的。消費於如此“投資”的金錢，一天一天地多起來，政府官吏之直接的賄賂和官場的醜事，也一年增多一年。因此，更多的日本所積蓄的資本，是使用於貪污上，其中之大部，是化費於藝妓，娼樓，咖啡店中，（這些都是一年年繁榮起來的）汽車和別種奢侈品中。（牠促進牠們的生產和輸入）。

其結果是，特別關於重工業，巨大托拉斯，既獨占有鐵，鋼，銅，煤之生產，又占有造船業與機器企業，同時又爲國外金屬商人與機械製造者的代理人，又有最有勢力的銀行，他們與其用資本投在國內增加生產，毋寧以進口稅來提高貨物價格更爲簡單

些。

在日本，非但重工業是倚靠銀行的，甚至一切工業，也都倚靠牠們。國家發展產業的金融上固然是佔重要角色的，然不僅此也。個人的投資者，現今是很少的。中產階級（包含富農小地主，手藝工人，小店主等等）也非常窮困。日本全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一家的收入，每月是不到十金磅的。

日本金融

姑且不管金禁出口（Gold embargo）的麻煩問題，僅就日本事業不穩的的結果來考察，我們可以看出，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可以保持信用事業的範圍，是不斷地狹窄起來，工業也愈益倚持於少數的金融團。

這種發展，因一九二七年春季的金融恐慌更加速地進展。不但許多小銀行倒閉了，並且發生了一種把存款從小城市和鄉村銀行中提出，而存放於他們覺得絕對安全的那許多大銀行中去之普遍的運動。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終之間，七大銀行的存款，增至十億零九千九百萬元。這許多銀行的放款並不增加，而貼現率也依然如故，牠們却去投資與購買外國債票，同時把貨幣存放在日本銀行的金庫中，雖然是不生利息的。因此，現今日本的貨幣的價格很低。東京銀行所付的存款利率只有 $4\frac{1}{2}\%$ ，七大銀行把貨幣閒置在日本銀行中而同時工業的利息却是很高。于是小製造業與小商人，因他們從前在小地方銀行所獲的信用被剝奪去，

就倒塌了。

從農莊和小規模工業中基金之吸收已經大大地嚴重，而引起尖銳的衰落。關於金解禁事業不斷地謠言而起的金元的升降不定，與其結果的事業不穩，促進小工廠的倒閉進程，而把資本集中於很少數人的手裏。如我在上面所說的，這許多資本並不是全都重新投資於日本工業中的；這一切倒塌小工業家的企業，也不是移轉或被大托拉斯和大組合，所擴充。日本國內，為少數銀行團所壟斷的資本之蓄積，並不使用為完成本國的工業化，而是應用於擴張軍備與國外投資上的：購買外國公債，投資滿洲的礦業和運輸事業，上海與青島的紗廠，瓜哇的橡皮種植，台灣的糖蔗種植等。

更有一點不能不注意的，是：雖然日本自己承認她是人口過剩的，雖然牠主張，願意工業化，可是地主和資本家的階級完全混合着，（或者我們可以說，在他的經濟構造中，封建的原素依然占居重要性，）她對於輸入穀物仍徵收重稅，而人為地把米價提高，以避免農業家之破產。在這方面，日本之工業化，又被牠底發展的環境所阻礙着。

與牠的經濟不相稱的巨大的武備的負擔，是現在日本工業停滯的第一個理由。可是，保持海陸軍的負擔，祇是牠底帝國主義發展（同是這發展使牠成為金融資本統治而把她的資本吸收到海外去的）的一部份。

日本的資本主義，是在戰爭中享受這樣巨大的利潤的，自然

到殖民地事業中獲得特別優越的利潤，較之在國內僅有平常的利潤為多的。自然，日本並不是外國投資較國內投資更有利的唯一國度，也不是金融資本鎮壓國內工業的唯一國度，可是，在日本，這個時期却來得太快了。日本是被推進於帝國主義強國的路上去太快的國家，沒有充分的財源，而和勢力更強的外國利益相對抗。而且因其重工業的不發達，就是光武備器，也不能完全獨立的，所以她不能運輸出牠的資本貨物到殖民地或中國去。牠所能做的而且已經做着的，不過是充當美帝國主義在遠東經理人而輸出美國的資本貨物罷了。這是值得注意的，即使牠所輸出朝鮮的鐵鋼和機器，也是外國的製造品啊。

雖然牠沒有完全成爲美國的經理人，而依然奮鬥着想保持她強國地位，而夢想執東亞的牛耳，但事實上，却不斷地被迫着去追跡美國の後塵。牠在中國的“強硬政策，”今年，因被英美所離棄而感到太孤立而廢除了，然而現在的日本，依然腳躅於二條途徑上：對英國，牠戀慕着想恢復英日同盟和對華強硬政策的聯絡。對美國呢，牠畏縮地而不斷頻送秋波，因爲，假使第一個政策不能實行，（牠完全知道澳洲和加拿大，是反對英日同盟的）牠還可以當美國經理人，而保持牠的經濟繁榮嗎？牠一方面奉承和諂媚英國，而想保持類似同盟的關係，另一方面對美國想表示出牠能如何地盡他優越力“以對付中國”而爲美國的夥伴。可是，又嫉妬地眦視美國對中國的任何借款和投資，而想把牠們奪過來，投資到滿洲去。

考察日本國民經濟所得的結論，似乎表示出從前以日本為美國帝國主義的挑戰者的舊觀念，是不對的。如果把日本看為，即使不是美國的半殖民地，至少是美國金融對中國所不願直接出頭的政策之經手人，也許不算過分吧。這種觀念，無疑地是極端反常的，可是，我確信，這是值得討論的。 (上篇完)

經濟的條件，開始把國民的群眾變成勞動者。資本的統治，給這種群眾造成一種共通的地位，共通的利害關係。因此這種群眾對於資本已經是一個階級，不過在他們本身尚不以為是一個階級。他所保護的利益便成為階級的利益。但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便是一種政治的鬥爭。

——哲學底貧困——

印度革命與甘地的策略

O. W. Kuusinen

王 果 譯

在印度，偉大的革命潮流正以一種急驟的速度向前湧漲着，甘地就是在這種情勢之下應運而出來的，他以“無抵抗”（即指“不暴動”而言，譯者）這種奴性十足的主義之名，號召一般人民來抵制英領印度政府的食鹽專賣政策。他這種策略的意義是不難看出的。

甘地不着眼於反英帝國束縛戰鬥爭底勝利上；而是着眼於對英帝國抵抗或不抵抗上面。他宣傳絕對的“無抵抗。”他把所有印度的革命團體的組織都當做是“過激派，”並且在他的報紙上公開地宣稱，他怕過激派比英國總督還利害！這是什麼意思呢？

幾千百萬的印度人是仍舊呻吟於真正暴厲派底——即英帝國主義底——可怕的壓迫剝削之下，而甘地却不如同怕印度的革命者那樣的怕這些強奪的蠻橫的印度的壓迫者。那末他將怎樣辦呢？

？他採取了一種國家改良派的策略。他屈服於總督的哀的美敦書之下。他組織了一種反帝國主義的虛假的挑戰，如他自己所宣稱的“含有狂暴的冒險”的。這是爲的什麼目的呢？這不過是爲的保存在廣大的國民群眾運動間所有的勢力；想在這種運動裡爲布爾喬亞氾鞏固霸權而已。在目下的印度，無論那個人假如他想得到發言的機會，若不戴上一個反帝國主義的假面具是不能接近廣大民衆的。因之，甘地的消極抵抗的旗幟，也不得不如此了。可是，甚至就連這種消極抵抗（無論如何不用暴力），他還要用兩重方法來限制着：1，地域地限制牠，以便這運動不易傳播；2，僅僅限定對於政府食鹽專賣的抵制，以便免去絕交範圍擴大的危險，如拒絕納稅，農民拒絕繳納地租等，因而形成革命鬥爭的實現。

“瘋狂般的危險，”是存在於甘地的撲滅革命的原動力的行爲中的。他做盡了一切，想把革命的危險避去。印度工農革命的羣衆運動，無論依地域或是牠的口號講起來，都已經弄得四分五裂了。牠已經誤入歧途了，至少是中途而廢了。革命的羣衆運動底發展不能推動組織幾百萬在狂熱中的勞苦羣衆成爲一個堅固革命的戰線，不能帶領着這許多龐大的羣衆對帝國主義的暴力，採取一個真正的戰鬥，實際上，革命的羣衆運動底發展是在幾百萬羣衆的苦痛底弱孱的呼聲中被窒息了，被熄滅了。

這就是甘地所領導對食鹽專賣的抵制運種底客觀的意義。甘地派的抵制，實際上不過是抵制印度革命，因而正是幫助英國在

印度殖民勢力底勝利吧了。

反對這種印度布爾喬亞派的甘地派的陣線的，是那建築在自己陣線上的少年印度普羅利塔利亞黨。因為印度普羅利塔利亞黨對於反帝國主義戰爭的生死關頭的問題是：勝利，或是失敗？在帝國主義的兇惡和殖民地的“無抵抗”之間的對抗看起來，顯然地，殖民地的“無抵抗”決沒有勝利希望的。印度只有革命，才能解放它自身。因之，印度普羅利塔利亞黨的基本口號，那在羣衆間很有興奮性的口號是：只有印度工農階級的民主革命才能驅除英帝國主義！

那麼，目下印度革命底工農運動的急迫而不可須臾遲緩的主要工作是什麼呢？

在反抗英殖民地的統治上，那印度革命運動底可望勝利的力量，只有存在它龐大的羣衆身上。只有那傾覆一切的羣衆力量，才有成功之望，其他所謂同盟絕交，消極抵抗，或者口頭吶喊，都是沒有用處的。印度工農羣衆的龐大力量，在現刻，是沒有什麼組織的。因之，露出它的最大的，最危險的弱點。目下急切的實際工作就是：爲達到巨大的革命鬥爭，把印度工農羣衆的力量組織起來。

這不復僅僅是一種組織的小小工作。這在印度，目下是一種極重要的政治工作了。在目下所發生的一切羣衆行動，大的衝突，都必得利用以充實和擴大城市和鄉村的革命底羣衆組織；在所有的工會，和革命青年的組織間，招致活動份子加入革命的戰線

。如像孟買的紡織工人，當着他們罷工的時候，以成立“Girni Kamgar”工會組織羣衆的方法湊了可驚的效果，因之在旁的地方，旁的時機裡，實行這種同樣的，或更大的工作，是必要的。以獨立的階級的口號來組織革命的工人底示威運動，這也是須要的。此外還有遣派工人到鄉村去幫助農民羣衆發起一種拒絕付稅和繳納地租地鬥爭。在各地組織起農民協會，並且發展羣衆教育以驅逐地主和政府的官吏。精明的鐵路工人也必得巡遊各處的鐵路幹線，傳達準備政治大罷工的通告。

誰要真正的希望印度獨立之勝利，那他現刻就必得盡力的幫助普羅列塔利亞和印度底農民羣衆去把他們的革命力量和他們的羣衆行動組作起來。誰要破壞這種組織如甘地其人者，簡直是表示自己是一個反革命的戰略家。甘地曾經在他的“哀的美敦書”裏說過，他是義不容辭地不能不趕快出馬了，因為印度的革命潮流是很可怕地正在高漲了。他是怕革命——因之他的黨徒們，和站在他後面的全印國民會議——民族布爾喬亞派的代表團——不待言是更加怕革命了。全印國民會議的策略，實際上不過是反革命的甘地的策略吧了，誰要贊同這種策略的，不管是甘地，或 Javarharlal Nehru 或某一些別的人，總都是一樣的貨色。印度普羅列塔利亞黨對於他們的態度是只有：誓死打倒這種國民會議。

這是不能拒絕，而是要預計着來利用這種印度布爾喬亞的虛假的戰爭的，就是爲了集中廣大的勞苦羣衆，和進一步地來發展革命的羣衆運動，印度普羅列塔利亞黨都可以利用他們和英帝國

主義的狹隘的鬥爭的。可是，民族布爾喬亞汜越以一種似是而非的“全民族的”口號來發展他們的勢力，印度普羅列塔利亞黨就要異發不客氣地宣佈民族布爾喬亞汜底策略及口號之反革命的階級性。只有保持完全的政治底獨立和尖銳化的革命底階級戰線，印度普羅列塔利亞黨才能順利地領導着印度普羅列塔利亞特護得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因而才能保障革命底勝利。

英國政府——所謂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代表工黨政府——正在繼續着從事於在印度的權威從事於卑劣的挑撥和殘忍的群眾屠殺。英國普羅列塔利亞黨必須隨時使英國的勞動群眾注意這種罪惡的計劃，並且鼓勵他們供給印度革命以奮鬥到底的勇氣。

4, 12, 1930

從前人們以為殖民地的東方，是一致的同樣的。現在，這種觀念不再相應了。現在，我們至少可以把東方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分成三個疇範。第一種典型的國家是摩洛哥，在這種國家裏，幾乎可說家是支那與埃及是沒有無產階級的，而且產業也完全不發達。第二種國家，產業是稍稍有點發達的，而且也有少量的無產階級。第三種國家是印度，在這種國家中，資本主義已經多少有點進步了，而且無產階級者的數量也較多。

——Leninism——

如印度這種殖民地，爲其生存條件所決定的根本，並不只在於民族資產階級分裂爲革命和退讓的兩個陣營，並且更在於資產階級的退讓分子，依其各方的本質看來已經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了。這種最富足，最有勢力的資產階級分子，懼怕革命更甚於帝國主義，而爲自己的錢袋打算，比爲祖國的利益更勤，置他們於革命的二個不能調和的敵人之間，他們寧願和帝國主義勾結，而反對自己本國的工農的。

——Leninism——

革命家底趣聞

方伯仁

I. 沙皇列寧

當十月革命時代，世界的有產階級，都被革命所驚赫了，他們抖擻於革命之前，他們用種種方法來破壞，造謠，誣蔑，而對於革命的領袖，列寧，尤其設罵得利害。他們叫他爲“尼古拉第三”“沙皇李寧。”這種誣蔑的名字，傳到俄國農民間去了，他們也就以這種名字來叫他；但是，他們擁護革命的熱誠，却不因此而稍減。有產階級的好計終於不能達到目的，因此反而爲革命的歷史，添加了一些有趣的資料。下面就是這種趣事的一個。

有一天晚上，在斯莫兒尼（Smolny）宮的大廳開農民蘇埃代表擁護蘇維埃政府的慶祝大會。智識階級已經替代鄉村演講過了，但是他們都想叫農民自己出來講話。一個穿着農民外套的老

頭兒走上講壇了。他面部發紅地，眼光閃閃地，用一種鄉下的土話講着：

“同志們，今天晚上我是怎樣的快活啊！我們在這裏看到旗幟飛揚着，聽到音樂交響着來到這兒了。我簡直覺得不是從地上走着來的，而是從天空中飛來的。我是住在黑暗鄉村中的一個無知的愚民。你們賜我們光明了。但是我們不能完全懂得，所以，他們就派我到這裏來尋求。但是，同志們，我們對於這件神奇的轉變大家都很歡迎的。從前，官吏們常常很苛待我們虐待我們，現在他們是很和藹了。從前我們只能遠遠地瞭望皇宮，現在，我們却可以挺着腰身，在其中行來擺去了。從前，我們對沙皇是永不能看到一眼的，但是，同志們，他們告訴我，明天我就可以和沙皇列寧親自握手了。敬祝沙皇列寧萬歲！尼古拉第三萬歲！”

聽衆哄堂大笑了。在嘩笑與喊好中，老農民走下台了。

II. 認真的李寧

有一次，列寧遇刺生命危急的時候，醫生開方指定些食物叫他吃，但是這食物是公共糧庫裡所沒有的，只有從投機商人的市場才能賣到。但他拒絕朋友們的一切勸告，不染指任何不正當的食物。

後來，他漸漸痊愈起來了，他的妻妹想出了一個加增他的食物的妙法。她們知道他的麵包放在抽屜裏，於是當他不在的時候

，他們就偷偷跑到他房裡，塞一二片麵包到裏面去。列寧回來，就坐下專心工作，一邊却伸手到抽屜裏去拿麵包。他一面工作著，一面咀嚼著，無意識中，已經吃了些比平常加多的食物。

III. 學語言的祕訣

有一次，列寧和幾個美國的記者同坐在一輛晚車赴某處。有一個記者是學習俄文的。在他們談話之後，列寧問那個記者道：

“你的俄文學的怎樣了？我們天天的講演你都懂麼？”

那個記者回答道：“俄文的生字太多了”。

他答道：“是的，但你必須有系統的去學習啊。你必須一起始學習就把這種語言的難關打破。我告訴你一個祕訣吧。”

事實上，列寧的祕訣是：第一，把名詞一個個記牢，把動詞一個個記牢，再把形容詞和副詞一個個記牢，再把其餘的生字記牢；並且又把文法和綜合的規律，一條條地背熟，於是，到處都練習，見到人就應用。

其實，這種祕訣與其說巧妙，毋寧說是笨重。但是，他之所以戰勝資產階級，也就是這種祕訣。他是應用這種祕訣的老手。

普羅列塔利亞運動底根本論題

可 濁 譯

普羅列塔利亞革命論，是從三個根本的論題出發的。

第一論題： 資本主義先進國中財政資本之統治；發行股票成爲財政資本； 資本對原料產地之輸出成爲帝國主義的基礎之一；財政資本統治的結果形成財政巨頭之萬能魔王，——所有這些使壟斷的資本主義之寄生蟲本性益加顯露出來，使資本主義托辣斯和新提嘉的壓迫益加難堪，使工人階級益加憤怒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基礎，使群衆益加趨向于普羅列塔利亞革命，視此革命爲唯一的救星。（見Lenin的“帝國主義”）

從此得了一個結論：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危機日益加厲，“宗主國”中內部普羅列塔利亞戰線爆發的原素日益增長。

第二論題： 資本對殖民地弱小國家的輸出的增多，“勢力範圍”和殖民地帶之擴大至於佔有全世界；資本主義之變成爲世

界廣大多數民衆受少數“先進國”財政羈勒和殖民壓迫的一種系統；——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單個民族經濟和單個國家領土織成一大整個的所謂世界經濟鎖鍊中之一環，他方面使全世界人民劃分爲二個對敵的營壘：一是剝削和壓迫廣大殖民地弱小國家的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一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而自求解放的廣大殖民地弱小國家。（參照上書）

從此得了第二個結論：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危機日益加厲，外部殖民地反帝國主義暴動戰線的原素日益增長。

第三論題：“勢力範圍”之壟斷和殖民地，各帝國主義國家間因已佔有領土的國家和要介紹“贖物”的國家互相爲瓜分世界而劇烈鬥爭致引起不平衡的發展；帝國主義戰爭成爲恢復那已破壞的“均勢”之唯一方法——所有這些使第三戰線即資本主義國家間戰線之危機嚴重起來，因之削弱了帝國主義並促成前二戰線——普羅列塔利亞戰線和殖民地解放戰線——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同上）

從此得了第三個結論：在帝國主義底下，戰爭是必然要爆發的，而歐洲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和東方殖民地革命聯合成整個的世界革命戰線以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戰線，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三個結論，Lenin 把它綜合起來，成一總的結論：“**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夜**”（見“帝國主義”）

因此，人們對於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問題，革命的性質，其範圍，其深度及其一般的推測之觀點，也就改變了。

從前，爲分析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前提，人們往往是以某一國家的經濟狀況爲觀點的。現在這觀點已經不够用了。現在應該以所有國家或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狀況爲觀點，應該以世界經濟爲觀點，因爲單個國家或單個民族經濟已經不是閉關自足了，已經變成一大整個的所謂世界經濟鎖鍊中之一環了，因爲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變成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又是世界廣大多數民衆受少數“先進國”財政羈勒和殖民壓迫之世界系統了。

從前，人們可以說，某一單個國家，或恰巧點說，某一先進國，具有或缺乏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客觀條件。在這觀點已經不够用了。現在必須說，一大整個的帝國主義世界經濟已經具有客觀的革命條件，因此，如果整個系統中革命已經成熟，則在這系統中縱然有幾個國家工業上不甚發展，也不會成爲革命所不能制勝的障礙物。

從前，人們可以把某一先進國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看做單獨的現象，其對象是其本國資本的戰線。現在這觀點已經不够用了。現在必須着眼在普羅列塔利亞世界革命，因爲資本的單個民族戰線已經變成一大整個的所謂帝國主義世界戰線鎖鍊中之一環了，必須以各國革命運動的總戰線來對抗此帝國主義戰線。

從前，人們把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看做純然是某一國家內部發展的結果，現在這觀點已經不够用了。現在應該把普羅列塔利亞革命首先看做是帝國主義世界系統中矛盾性發展的結果，是帝國主義世界戰線的大鎖鍊在某一國家破裂的結果。

革命在何處開始呢？資本戰線在何處能先破裂呢？在那個國家呢？

——在工業較發展的國家，在普羅列塔利亞佔多數的國家，在文化較高的國家，在德國謨克拉西比較普及的國家——從前人們往往這樣答覆。

——不是！——Leninism 的革命論反駁說——不一定是在工業以及其他較發展的國家。資本戰線是破裂在帝國主義鎖鍊較弱的地方，因為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是帝國主義世界戰線的鎖鍊中最弱的一段破裂之結果，因此，可以說：開始革命的國家，資本戰線破裂的國家，乃是資本主義發展較低的國家，而其他資本主義發展較高的國家則仍是資本主義。

在一九一七年，帝國主義世界戰線的鎖鍊，在俄國比較在其他國家要弱些。這鎖鍊就在俄國破裂了，而爆發了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為甚麼？因為在俄國有偉大的平民革命的發展，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走在這革命前面，又有幾百萬受地主壓迫和剝削的農民為其親密的同盟者。因為在俄國反對革命的是帝國主義最醜惡的代表——沙爾主義，是失去一切精神上的權威並受一般民衆所深惡痛絕的。在俄國雖然資本主義沒有如法，德，英，美那樣發展，但在那裏帝國主義的鎖鍊是比較弱些。

最近的將來，這鎖鍊將于何處破裂呢？仍然是在這鎖鍊較弱的國家。這鎖鍊或者在印度破裂，這是可能的。為甚麼？因為在印度有新興的奮鬥的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這階級又有決然有力

的和決然親密的民族解放運動爲其同盟者。因爲在印度的敵人又是世人共知的外國帝國主義，又是失去精神的信用並受印度一般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羣衆所深惡痛絕的。

這鎖鍊或者在德國破裂，這更是可能的。爲甚麼？因爲在印度活動的動力也開始在德國活動起來，而且，顯然的，印度和德國中間發展程度上有一大的差異，也不能够不影響于德國革命的進程和出路。

所以Lenin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至社會主義，并非由於社會主義在其國內爲均衡的“成熟”，而是由於這些國家剝削那些國家，由於帝國主義戰爭中第一個失敗的國家被剝削又加上了全東方被剝削；他方面，東方也正因爲這一次帝國主義戰爭而確定地加入革命運動，且確定地陷入於世界革命運動的大漩渦。』(見“寧少勿濫”)

簡單地說：帝國主義戰線的鎖鍊，就一般的規律來說，應該破裂在這鎖鍊中較弱的一環，無論如何不一定是破裂在資本主義較發展的國家內，不一定要專靠計算工人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的……。

所以在某一國家中普羅列塔利亞佔全人口百分比之統計，對於解決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問題，在不懂帝國主義而又懼怕革命如蛇蝎的第二國際統計學家，是重視爲有特殊意義的，而現在則失去此種意義了。

其次，第二國際的英雄肯定說(且仍在肯定說)，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革命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二者中間有一鴻溝存在，至少有一中國的萬里長城隔開，使這二革命中間有一長時間的距離，在這時間的距離中，布爾喬亞奪取政權，發展資本主義，普羅列塔利亞則積聚力量並準備“堅決的鬥爭”以反對資本主義。這時間的距離，他們往往以為至少也有幾十年。我們無須乎說明，這一“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底下是沒有一點科學根據的，這“理論”祇是，且不能不是，布爾喬亞反革命志願的一種藉口。我們也無須乎說明，在孕育着衝突和戰爭的帝國主義底下，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當“繁榮的”資本主義變為“葬死的”資本主義而革命運動正在各國增長之時，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反動勢力直至沙爾主義和農奴制度也聯合在內，以致一切革命勢力從西方普羅列塔利亞運動至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地也迫得聯合起來之時，——在此時，我們自無須乎說明，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革命在或多或少發展的國家，在這種條件之下，應該接近於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前一革命應該轉變為後一革命。俄國革命的歷史明顯地證明這一論斷是正確的，是無可辯難的。因此，Lenin 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之前夜，在其所著“二個策略”一書中早就把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看做是同一鎖鍊中的二環，是俄國革命進程中整個的連貫現象了：

普羅列塔利亞應該徹底完成德謨克拉西革命，拉攏農民羣衆到自己一邊來，為的是以暴力打破專制政治的抗抵和麻

醉搖擺不定的布爾喬亞。普羅列塔利亞應該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拉攏半普羅列塔利亞到自己一邊來，爲的是以暴力打破布爾喬亞的抵抗和麻醉搖擺不定的農民和小布爾喬亞。這便是普羅列塔利亞的任務，這種任務就是“新火花派”在其關於俄國革命前途的一切論斷中和一切議決案中所着意提出來說明的。』

我現在不再徵引他以後的著作了；他後來的著作中，布爾喬亞革命轉變爲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之思想，比寫在“二個策略”中尤爲明顯，這思想成爲 Leninism 革命論的基礎之一。

資本主義使軍國主義力量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資本主義將幾百萬武裝的人民，投入歷史的舞台。然而，這些武裝已經轉過來，向着他們自己了。從政治生活覺悟出來的最恭順而服從的平民大眾，逐漸增強他們的呼聲。在上層壓迫的鬥爭中鍛煉出來的，與習慣隨時見着死亡當前的平民群眾，以一致的奮起，破壞帝國主義戰爭的戰線，使轉變成反抗資產階級的內戰。這樣，資本主義使生產集中到空前的限變，創造一個集中的生產機構，同時替他們的掘墓者準備了無限的夥伴在廣大的階級衝突之中，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要取金融資本的專政而代之。『資本主義的財產權表鐘，已經響了！剝奪者將被剝奪！』

——Bucharin——

勞動婦女底社會解放與 五年計劃

山 夫 譯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成功使勞動政府得以作更進一步的解放勞動婦女的企圖。根基於五年計劃的那些重要的社會機關底發達漸漸地廢除了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一個最大的矛盾——即一方面使婦女到工業中去作勞動者，同時又要保存各個家庭的矛盾。這種矛盾是很足以阻撓政治和文化的發達的。

這種情況是經歷了很長的歲月的，在現在它成了布爾喬亞社會底一個最可靠的支持。資本家，爲了要延長勞動婦女的這種實際的農奴的境遇 (Serfdom)，是用盡了千方萬計的；他們極力防衛謂所底“家庭底神聖” (Sacredness of the home)。在一方面，他們雖然日益加多地把婦女吸引到工業中去，同時他們却用盡了他們所有的力量逼迫她們照料兒童和廚務。

僅僅只有蘇聯，——它在十三年以前宣布了男女底完全平等——是真正地使這種平等成爲實際。蘇聯政府現在正是竭誠盡力地從事於勞動婦女底解放，使她們從家庭奴役的重累中解放出來。

那種能使婦女從兩重工作——工業中與家庭中的工作——中解放出來的各種機關現在是一年比一年地加增了。

蘇維埃政府解放婦女底堅決的意志，我們只要看看五年計劃中底某種數字，就分外顯然了。但是，在這點我們須要注意的：因爲五年計劃無疑地在四年中就可實現，那些數字是要大大地變更的。

兒童公育所底建築

1927—29 34,000 兒童公育所 1932—33 65,000.

自然的，就是這種數目也不能認爲充足；按照蘇維埃政府的計劃，對於一千婦女須設立一百八十零兒童公育所。這種偉大的工作到現在已經完成了百分之二十。現在，在蘇聯對於每一千勞動婦女是具備了四十個兒童公育所。這種兒童公育所使那些在工場工作的，以及在研究學術或爲社會服務的婦女們都可以減輕許多負累。

幼 稚 園

1927—28 107,000 1932—33 217,000.

兒 童 娛 樂 場

1927—28 203,000 1932—33 506,000

兒 童 研 究 部

1927—28 1469 1932—33 2692

自然這種種數字比起勞動婦女對於兒童機關的需要上，還相差很遠的，尤其是當我們想到蘇聯國內生產率的增長這個事件的時候。可是，無論如何，這些機關的有體系地生長却表明了蘇維埃政府的那種廢除婦女在生活上的不平等底決心了。在政府設立的兒童公育所以外，其餘如工廠，各種事業機關，合作社，農民婦女團所直接設立撫童公育所亦為數不少。我們已經有了977個工廠兒童公育所，專門育工人的兒童。此外還有很多與大的行政機關以及大的住宅有關聯的兒童公育所。在蘇聯的鄉村中，這種兒童機關養育着107,000兒童。在1932—33那一年，這些機關將會養育217,000兒童。在1927—28這一年，鄉村的幼稚園和慈幼院(Children's home)撫養着370,000兒童；但在1932—33那一年，這些機關會容納676,000兒童的。

按照五年計劃，那些文化的設施必須費去94,830,000盧布。

假如我們再要考察考察解放勞動婦女的其他一個重要的領域——公共的飯食(Social Feeding)——，我們也可以見到同樣偉大的成就。就1928十月一日那天說罷，每日用在午飯上的數目是720,000。爲了公共食堂的組織，在五年之內是須要費去二萬萬五千萬盧布，這個計劃完成後，這些食堂就可供備5,600,000人的飯食。可是，因爲社會主義建設得到了巨大的成就，蘇維埃政府一定能在1929—30這個會計年度裏拿出五萬萬盧布以謀公共飯食的發展了。1930年初每日用在午飯上的數增加到一百四

十萬。如此，我們在五年計劃的第二個年度裡就能把這公共的食堂的組織的計劃大大的擴充了。按照這個擴充了的計劃，爲了公共食堂的組織，在這五年裏須得費去十萬萬盧布，在這個五年的完結後，20,000,000 人民都可由這食堂供食了。

在五年之末，4800所大工廠廚房將會建立起來了。在蘇聯正在建築着的社會主義的城市（Socialist town）將會有了能够供養全體居民底公共食堂。遍蘇聯的學者與兒童都會被百分之百地供養着。在各種大工業領域裏的工人的百分之九十，以及他們家庭的百分之五十也都會被公共食堂供養的。在城市裏的工人底被供養的數目會達到百分之七十，他們的家庭之被供養者會佔全體百分之四十。

在過去的這一年裏，所有的蘇維埃都設立了調查勞動者生活情況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工作是在想法減輕勞動婦女的負累。

所有這些方法，爲蘇聯婦女創造了一個新的生活。它們減輕了婦女們在家庭中的工作；幫助了她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發展，並且使她在實際上與男子平等。

這些巨大的成功，足可在全世界的面前表明男女工人在他們取得政權後的宏偉的作爲了。

這些成功是一個担保，它担保：在沙皇制度下的俄國婦女的最大的負擔——生活形情況的不平等——迅速地走進歷史的領域裏去了。

13th, April, 1930,

現代經濟學講座

河上肇著

江漢著

第一講 辯證法的唯物論(續)

- 一・引言——戰取辯證法唯物論底必要(上期揭載)
- 二・當做被壓迫階級哲學底唯物論
- 三・什麼是唯物論?(以上本期揭載)
- 四・辯證法底本質
- 五・唯物史觀(以上下期揭載)

二、當做被壓迫階級哲學底唯物論

(1) 祇當做摧毀被壓迫階級精神工具底觀念論和宗教

(2) 布爾喬亞革命與唯物論及無神論——它的發展是中絕了的社會的根據——中江兆民與麥利愛

(3) 一九一七年底俄國革命。

唯物論是和無神論牢而不可分離的，但是和唯物論對立的是觀念論，所以和無神論對立的是神秘主義，僧侶主義和宗教等等。不待言我們是唯物論者。但如列寧所說，從我們的立場看來，觀念論也並不是絕對誤謬。這正和我前面所說，從我們的立場看來，種種流派的無產階級底運動並不都是絕對的誤謬相同。這是最值得注意的，我們爲什麼主張唯物論而排斥觀念論底問題，我想在這裏簡單地說說。——但在入本題之前，雖然引言的話長些，我仍想把唯物論的歷史概略說一下，因爲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相同的，可是當我們歷史地來看一件東西時，在持有大體的標準上是極其重要的。

在歷史上，一般地說來，唯物論和無神論都是當做被壓迫階級底哲學處於由支配階級彈壓底運命的。何以呢，因爲無論在什麼世界上，貧民們一思到他們困厄的真因時，支配階級就極爲不安的緣故。因此，自古的階級社會上，爲的把貧民的注意，從地上物質生活底考察奪去，就有某種種類的觀念論哲學的必要，又爲的把在現世上不滿的希望繫諸來世，因之某種形態的宗教就成爲必要了。在我們是不承認這種哲學及宗教是由於支配階級的意識發明的東西。關於這些東西的起源底社會根據除外不論，在這

裏祇要注意這些東西是常常地被支配階級所利用這點就成了。

因為觀念論和宗教有這樣的關係，所以當被壓迫階級和支配階級抗爭將要獲得新勢力而起社會變革的時代，觀念論以及和牠牢結而不可分的宗教必然地就要被新興階級蹴破到某種程度。在這時刻，為破壞這種舊信仰所使用的精神的武器不待言就是唯物論了。所以唯物論是在從來的被壓迫階級獲得新勢力底“變革時代”勃興的。

唯物論底勃興如果是有以上社會根據的東西，那末牠到現在已經是在布爾喬亞革命之際勃興的了，並且在事實上，也是這樣的。但是直到現在由布爾喬亞記手裏所行使底布爾喬亞革命——即被壓迫階級的布爾喬亞為打破封建的束縛底革命——不是為消滅階級本身底革命，牠只是為的把從來的封建領主從支配階級的地位驅逐，而使代替封建領主底布爾喬亞記自身占到新的支配階級地位底革命。所以革命雖然已經告終，社會依然是階級的社會，階級一般的廢止不用說是沒得實現。布爾喬亞一經確立牠自己的支配地位得到牠自身的立脚地，同時，在牠脚下就不得不永久地抑壓了多數的普羅列塔利亞特。這裏，就含有以下的意思，即在他們的事業——他們歷史的使命——上，給了一定的限界。就是，在昨天布爾喬亞階級為他自身的解放當做精神的武器所採用的唯物論，既然使他的階級占到了支配的地位，在今日對自己已經成了只不過無用的東西；這種唯物論滲透在普羅列塔利亞階級裏，便轉化成了威脅布爾喬亞的新得支配地位底東西。布爾喬亞記

自身（在日本就是德川時代的買賣人）由被壓迫階級轉化為支配階級，由進步的階級——即由為打破關於人類進步底種種桎梏而革命底階級——轉化為保守階級，遂而由布爾喬亞手裏所發展出來的唯物論，轉化成了在布爾喬亞是當做危險思想而應當迫害的東西了。一言以蔽之，布爾喬亞由唯物論的保育者轉化成了（事實上不得不轉化）他的反對物底迫害者。

所以，曾經在各國實行過的唯物論底開展和與牠相伴底宗教的批判，它的時代和程度恰和實行布爾喬亞革命底時代和程度相適應。這就是說，在布爾喬亞革命早實行的地方，唯物論的開展和宗教的批判就早起來，布爾喬亞革命後實行的地方，就後起來；并且在布爾喬亞革命不完全實行的地方，也就不完全地實行，在更徹底地實行的地方，也就更徹底地實行。

以年代的順序來說，在歐洲就是十六世紀的荷蘭，經過十七世紀的英吉利而到了十八世紀的法蘭西。諸君都知道，距今約百三十年前底法蘭西大革命，就是由布爾喬亞手裏所實行的，而且是比較最徹底的；同時，在馬克斯生前，這十八世紀底法蘭西的唯物論就是比較最進步的了。

在日本，就是明治初年所實行的“廢佛毀釋”。這就是新起勢力破壞舊信仰企圖底一個表現。不過在日本實行底布爾喬亞革命是很不徹底的，封建的束縛到現在仍然很多的殘存着；所謂廢佛毀釋，也祇不過是排斥佛教而代之以神道，因之唯物論在日本也沒得完成牠充分的發展。中江兆民氏在臨死床上所殘書的“續

一年有半，一名，無神無靈魂”（明治三十四年）恐怕就是明治年間所培養出來的唯物論底最後成果吧。明治三十四年，即西曆一九〇一年，就是世界資本主義恰巧進到牠最後階段底帝國主義底時代。不久（一九〇四——〇五年）所發生的日俄戰事，就是十年後所暴發的世界大戰底先驅，這就是把日本資本主義也引入到目前帝國主義階段上底明白的證據。此後，日本的布爾喬亞就益發堅決地成爲反動的。近年來一方面是唯物論底攻擊，他方面是精神主義底鼓吹和宗教心底涵養，成爲布爾喬亞代理人底政治家學者和論客的好題目。所以布爾喬亞中途半端地所棄掉底唯物論，現在拾在負起歷史使命底新勃興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手裡，成爲他們的精神武器了。

閒話少說，關於布爾喬亞已忘記的江兆民氏說一下吧。

看到“一年有半”這本書，在他書記裡這樣寫着：“明治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由東京出發，翌日到大阪，二三友人到車站來迎接，他們凝視我的面貌大大地驚異，到旅館後他們告我說，想我沒得昏倒了吧”在這時候誰也不知道當時先生已經患癌瘡了。此後，先生的病況益發地沉重，並且據醫士診斷，餘命尚有一年半的光景，而先生仍然滯留在泉州之堺，首先就把這“一年有半”底隨筆脫稿了。後來回到東京又脫稿了“續一年有半”。關於寫這本書時的情形，先生的弟子辛德秋水氏寫有下面這段話：

“上月(即九月)十日好容易回到東京，但病況益愈進逼，進逼得話都不能說了，腫物漸漸地破出了，談話總是拿筆談，一年半的約束期限大有短縮之勢。雖然因為終究不治之疾沒有療養底必要，但是如果一天寫五頁(Page)，若活二十天或一個月是足够的，只要活着就寫；淺川博士是主治醫，煩橋本，岡田兩博士診察，說兩個月的生命是勿庸顧慮的，這樣就開始寫了這本書。”

發育在日本布爾喬亞勃興期底唯物論的成果，就以這樣的狀態在日本布爾喬亞氾成爲帝國主義底前夜好容易脫稿了。

因為說了中江兆民氏，現在再說說法蘭西唯物論者江恩·麥利愛吧。麥利愛是死在十八世紀二十三年代法蘭西鄉村的一個牧師，他閉居了五十五年的生涯，他生時請求把他自己的死骸葬在自宅的庭園裡，死後留下了生前遺著三冊。當他得死病的時候，據說拒絕一切飲食物，連少量的葡萄酒也拒絕。這樣的事情恰和前述中江兆民氏完全相反。他的遺著就是他說在生前穩秘在他胸中底唯物論和無神論，但他惟恐迫害，在生時一次也沒說出口過。所以在生時的麥利愛，是一個和平的鄉村牧師，誰也不當他是危險；可是死後的麥利愛却當做十八世紀當時法蘭西革命的哲學底唯物論的先驅者，支配階級極度地認爲是危險的了。他以死來克服自己的怨怖，所以先把死骸橫在自己家庭墓石之下，才向大衆說了一切的真實。在他遺著裡有以下這一段話：

“當我以全副精神把所憎惡的信仰上的虛偽不得不向諸君說的時候，我內心裏是如何的苦痛啊……諸君的信賴喚起了我如何

多的悔恨啊！我實在懺悔沒有公佈過一次，但是以我的力量是不能打勝恐怖的，這種恐怖盡在抑壓着我，終於強我沈默以至於死。”

像以上所述麥利愛不幸的生涯，我們足以推測到在布爾喬亞汜尚未得到勢力以前底時代，提倡唯物論和無神論是如何困難的事情了。照這樣說來，還不祇麥利愛一人的運命。先驅者有的是為自己的信念由殉教死而亡身了。至如著書底被焚燒自然是以後的事情，但在最初著者自身就有被焚殺底危險。和這件事比較起來，在布爾喬亞汜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底前夜，得以公然地公佈了“生前遺著”底中江兆民氏，不用說是屬於幸運者的。

至於布爾喬亞革命，就是由布爾喬亞汜自己手裏所實行底革命——比較最徹底的，就是約百三十年前所實現底法蘭西大革命；但是雖說是這麼大的大革命仍留了不少的封建遺制。因此列寧所指導的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因為牠是在普羅列塔利亞特手裏所實行的，就決定地徹底地完成了直到現在無論什麼布爾喬亞革命也不能達到那種程度底布爾若亞革命的任務。關於這點，列寧這樣地說：

“俄國革命直接當面的任務，就是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任務。即中世紀的××的革命，就是牠的徹底的革命，把俄國從這野蠻和污辱……奇麗地掃除了。所以從給與人民大眾和他的集團的效果一點看來，我們比百二十五年前底法蘭西大革命更堅決地，更急速地，更果敢，更有效，更廣汎地實行這樣的掃除了，這是

我們有誇張權利的……。”

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同時要在牠的路程上徹底地實現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底諸內容。爲什麼呢？因爲普羅列塔利亞階級是止揚榨取一般，抑壓一般，階級一般底階級，是能够成爲對於中世紀一切封建的束縛底徹底的革命者。並且就是把它放在意識形態底領域上看來，唯物論和無神論（宗教一般的絕對地否認）祇有在普羅列塔利亞階級底代表者們手裏纔能徹底地發展。這種被中斷和被阻害牠的發展底唯物論，即布爾喬亞已未完成而拋棄了的唯物論，把這樣人類精神的遺物從布爾喬亞已繼承起來，能够加之以不受拘束地發展催促的，祇有代表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東西了。從前爲生產諸力的發展拚命地努力過的布爾喬亞已，現在成了牠的發展底阻害者，因之，普羅列塔利亞特把直到現在布爾喬亞已所發展了出來的生產諸力——而且是現在已經是在布爾喬亞已手裏始終達不到發展了程度底生產諸力——即把這種人類物質的遺產，由布爾喬亞已繼承起來，打破對牠的社會的桎梏，加之以不受拘束地發展的催促，這就是他的歷史的使命；但是在這種物質生產底領域上，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歷史的使命，自然是和前述在精神生產底領域上他的階級底歷史的使命相適應。這樣人類一切的遺產——精神的或物質的——在他合理的形態上，並且比在他的隆盛時期更堅固的基礎上，完成它充分的發展的，都包括在普羅列塔利亞特建設底社會裡。所以當做普羅列塔利亞哲學底辯證法的唯物論也就是把在牠以前的唯物論合理的各部分，更使牠發

展，更使他豐富，更具體地吸收在自身裡面。

總之，在階級社會上，唯物論祇有當做被壓迫階級底哲學才能發展。若不把支配階級看做被壓迫階級是不正當的庸觀念論打破，就不明白真實壓迫階級困厄的原因底所在，並且也就找不到以自己的力量從這困厄裏逃出來的手段；因此被壓迫階級爲自身的解放，必須以唯物論武裝自己，從支配階級以種種手段所作的意識形態底感化裏脫逃出來。那末究竟唯物論是什麼呢？請看下節吧。

三、什麼是唯物論

(一)觀念論和唯物論底區別

(二)意識是存在的反映。

普通一說唯物論或物質主義，大都以爲是忽視正義人情底物慾主義，或至少感覺到唯物論或物質主義比起唯心論或精神主義來是什麼下等的很不高尚的東西似的。並且無論誰最初都如此漠然感到似的。這是布爾喬亞氾精神的支配在今日如何地普及到這樣廣大社會的各個角裏去了呀。現在我自己也把唯物論想做是正當的，是比較近來的事情。因此對於我要開始說的唯物論，料想在諸君裏面或有強烈的反對意見或感情吧。不過我們所說的唯物論是指的關於事物認識底哲學上的某種理論而不是指的在我們日常生活上底實踐上的某種態度。關於這點布哈林在“史的唯物論”裏有以下的话：

理論上的唯物論與觀念論，和實踐上的理想主義與物質主義是不得混同的，因為這兩者是沒有什麼共同點的。在實踐的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就是忠實他的理想為他的理想而犧牲一切的人。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不消說也可以成爲一個哲學上的觀念論，理論上的觀念論底真正的反對者。一個犧牲他的生命底馬克斯主義者，在實踐上是個理想主義者，但同時却是個徹頭徹尾的唯物論者。祈求神賜底俗人儘可以有顯著的觀念論的見解，但這種觀念論的見解却不能阻止他成爲一個卑俗的，愚劣的，利己的和偏狹的人。（檜崎輝氏譯本七〇頁。）

現在我們可以拿我們所追慕的山宣同志作爲上述這件事情最近的實例。他是個徹底的唯物論者，然而他爲他的理想早已就決心死去，所以他完成了那樣殘酷的非命之死，決不是偶然的事。這是最近“社會問題研究”同志小岩井所說明的。

然則，在哲學上的唯物論是什麼呢？

原來所謂哲學，在外行的人，總以爲是辦不到的東西，但這是布爾喬亞的哲學。普羅列塔利亞的哲學就不是那樣。他的大概是誰也應該可以明白的。馬克斯恩格斯屢次地說到過牠。以下我們就來述說和觀念論對立地唯物論是什麼東西。

幾千年以來就有種種雜多的哲學，大別之可分爲唯物論和觀念論，不屬於這兩者的就是中途半端的折衷論。

哲學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物與心底關係。拿以下這種不同的言辭可以表現出來。

物——物質——自然——存在

心——靈魂——精神——意識

這兩者的關係如何，不外兩種看法。一方面是以物爲主把物看做根源的東西，即物爲本原，心是由物流出來的。他方面則以心爲主，把心看做根源的東西，即心或精神爲本原，萬物是由心派生出來的。在這二者中，前者是唯物論，後者是觀念論。無論我們採取唯物論也吧，觀念論也吧，究竟爲何心由物而生，又爲何物由心而生的呢，我們必須把這層說明。但是因爲牠的說明方法底不同，無論在唯物論裡面或觀念論裡面統有種種雜多的流派。所謂在哲學上的諸流派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我們是立在唯物論的立場上的。即我們認爲：物——物質——自然——存在是根源的東西，心——靈魂——精神——意識是派生的東西。然則，爲什麼我們這樣想呢？關於這層，拿在馬克斯出世以前的費爾巴哈所舉地球底例子來看，無論誰都容易明白了。他是這樣說的：

現在人人都知道地球在人類發生很久以前就存在了。因此，不消說，既然人類本身還沒有存在，那人類的精神和意識是更未存在；但在這時代，地球本身是已經存在的了。這是苟具有健全常識的人類就不會懷疑底事實。這樣看來，首先有地球，因而在這地球上經過長久進化底過程，由無機物而爲有機物，遂生出植物動物來，並且這動物自體更經過長久進化底過程，才生出具有特種精神作用底高等動物底人類。由此看來，莫說人類的精神

或意識，就是在人類自身還沒有存在底時候，地球已經是存在了；因此地球不是由人類的精神生出來的這件事是很明白的了。在實際上，恰恰和這個相反，人類自身是自然的產物，即人類是由自然之懷裡產生出來的。所以這由自然之懷裡產生出來底人類的腦筋，因為牠是特種物質底構成，所以牠能發揮一定的精神作用——意識的機能——，這樣才生出所謂精神和意志來。

如此想來，物是第一次的根源的東西，心是第二次的派生的東西，詳細說來，最初就存在的是物，物是一切的本原；心是由這樣本原流出來的，因而是比物後發生的；更簡單地換句話說來，唯物論底主張是誰都不得不採納的。

然而在觀念論方面是這樣想的：雖然不知在什麼地方，但自從永久的古時，宇宙間就存在有我們眼裏所不能看見的某種精神的東西。這是觀念論底根本的立場。因而在宗教上就把這眼裏所不能看見的某種精神的東西，當做神；在黑格爾的哲學裏竟公然承認為絕對精神，在觀念論者想來，世界萬物是由某種精神的東西產生出來的，在宗教上就名之謂神創造世界，在黑格爾的哲學上就是把自然當做絕對精神底表現。

如果這樣想來，那就是把人類底精神作用由人類底肉體抽象出來和肉體截開，把牠高升到成為一個獨立的本體。照這樣我們一度的承認不以物質為本源底精神——由物質而獨立底精神——現在就要以為精神就是產生一切物的了。

人類的精神或觀念支配人類的肉體或其他物質底時候很多。

例如，我們無論拿什麼西東，比如說要想造房子的時候，在着手這個事務之前，我們就把這個房子底觀念——即設計圖——描寫在腦子裡，我們的勞動就由這種觀念來支配。又如，科學上的發明或發見都是一種精神的產物，然而把牠應用到產業上，就成爲有力的物質的生產力。舉例說吧，新的機械發明了，把牠應用到工業上，我們製造物品的力量因之大形增加。又如我們知道了電氣底性質，因之就能够安置電燈電話，使電車行走。更如馬克斯所說，×××的理論果能握住大衆，那也可成一種物質的力量。像這樣子的觀念支配物質的時候是很多的。雖說這樣的觀念本來是由物質產生出來的，然而一旦牠成立了，此刻就好像相反地支配物質那樣的。這正如兒子是由父母生出來的，然而兒子一旦長成人了，對於父母的生活就有種種的影響相同。在這裡無疑地是一種交互作用。不過成問題的，就是明白和理解觀念在根源上是由物質產生的這點；能看穿這點，現在所說的觀念論就成立了。

但是觀念論也決不是絕對誤謬的，牠確乎是有某種根據的。這正和引言裏所已經說過的無論什麼東西都不是絕對的誤謬的一樣。關於這點列寧在他有名的文章——“關於辯證法”——裏，有這樣的話：

“哲學上的觀念論由粗野的簡單的形而上學唯物論底見地看來是無意義的。若從辯證法唯物論底見地看來就和這相反：即哲學上的觀念論是認識諸特徵之一，諸方面之一，諸界限之一，是由物質或自然被分離被神化而成爲達到絕對的，在一面方誇大的

逃脫地被發達(被擴大被膨大)了的東西。”

他又說：

“禿頭主義(即哲學上的唯心論)不消說是有認識論的根源的，不是沒有地盤的，牠無疑地是一朵未成熟的花，而是在生活着的，多實的，真實的，充滿力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類所認識而生長之樹上開了的一朵無用之花。”

我們是主張：物質是本源的，精神或意識是派生的唯物論的，然而若問人類的意識是如何產生出來的，從物質論底立場上是這樣說明的：即，存在於外界底物質給人類感覺器官以某種刺戟，人類就生出某種感覺來，這種感覺就成爲人類意識底基本的原料。所以意識是存在底反映成爲唯物論底根本的命題。

例如，這裏有一個茶杯。我拿眼看牠，拿手觸牠，這就是通過眼睛和皮膚底感覺器官，而感到一定視覺和觸覺。因此由於這些感覺，這個茶杯對我就是一種現象，我對茶杯就有一定的認識。即知道牠是爲喝水而使用的。又知道假如這個茶杯上有缺口的地方，喝水時若不謹慎就要切破嘴唇。所以假如從這種認識上使用這個茶杯看，假如並未發生什麼障礙，那由這種實踐上就知道以前的認識是正確的。所謂實踐是理論的基準，由上面所說的就明瞭了。

不消說，通過感覺的事物底認識不是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絕對的正確的。因爲完全無遺地認識事物的各方面是不可能的；從

這點看來，我們就不能捉住絕對的真理，所以無論怎樣的真理都是相對的。但是如果不通過感覺無論如何也不能接近絕對的真理。並且只要認識通過感覺底事物的某方面，我們從此就捉住絕對真理的某部分。所以從辯證法底見地上看來。無論怎樣的真理也是相對的，然而所謂這個相對的還是相對的。

如果把真理都是相對的這話作絕對的解釋時，我們就不能明白何者為所信賴的真理，而不得不陷於完全的懷疑論裡。這裡這個茶杯雖然是為喝水的，那就完全不明白牠是不是絕對的正確的，照這樣想來，那末我們就不能喝水了。普羅列塔利亞哲學和這樣的懷疑論是完全不相同的。列寧所說，“客觀的辯證法上，相對的裡面也包含絕對。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上，相對祇是相對的而排除絕對，”正是這個道理。總之，若把物排除出去，如我屢次所說過的，決不是辯證法的辦法。

說話自然地移到辯證法底問題上來了。我們改題來說辯證法吧。

一

從來的一切唯物論(費爾巴哈的也包含在內)底主要缺點是：對象，實在，及感性只在客觀的直觀的形式上被把握，並沒有被看做人類的感性的活動，實踐，即沒有主觀的被把握。因此，這活動的方面是抽象的，與唯物論對立的，從觀念論發展出來的，——自然，觀念論是不認識現實的感性的活動如實的。費爾巴哈想把握感性的——與思想客體實際地區別了的客體：但他沒有將人類的活動自身把握着為有對象性的活動。所以他在基督教底本質裏以理論的行爲才是真的人的東西，而實踐却只在其污穢的猶太人的現象形態下被理解，被固定。因而他沒有了解“革命的”，實踐的，批判的活動之意義。

二

有對象性的真理是否能達到人類的思維這個問題，並不是什麼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在實踐裏人應該證明真理，即應該證明他的思維底實在性，權力及現實性。關於與實踐分離了的思維底現實性或現實性的論爭，這樣的論爭純然是一個經院學派的問題。

——費爾巴哈論綱——

編 後

本刊創刊號出版後，承各方讀者的垂問與鼓勵，使我們異發地確信在這烏煙瘴氣的國度裡，在這死氣沉沉的北國裏我們這個刊物存在的必要，以及我們所負使命的重大。我們要儘可能的把我們微微的力量用在牠上面，使牠的內容充實起來；同時更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們不客氣地隨時加以批評，使牠有所改善；因為只有在實踐過程中才能使牠豐滿和健全起來。

因為稿件擁擠，致未能將上期預告的文字完全登出；另有兩篇文章，因客觀情勢也未能刊出。今特向投稿諸君道歉，並祈讀者原諒。

這一期的內容用不到一一說明，其中“憲章運動”(By Marx)一篇，雖然有些隔夜氣味，却是幫助我們瞭解英國政情的一個很好的參考。如讀者想進一層的瞭解憲章運動的究竟，請參看 T. A. Rothstein 的“From Chartism to Laborism”。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出版，定價二元五美金。

12, 4, 30。編者。

本 刊 啓 事

自第三期起 本刊大加刷新擴充內容，除原有各欄外特增：

- 一，文藝欄：專刊文藝理論及創作（詩，歌，小說。）
- 二，讀者欄：專為讀者自由發表意見公開討論及批評。
- 三，消息欄：專刊國內外革命運動及著作界重要消息。

看！ 站在新興科學的立場，介紹最正確的革命理論，讀者以少量時間與代價，獲得社會科學基本智識的——

新智識叢書 出版了

社會主義與進化論

彭列可次克著 傅烈重譯 定價二角

闡明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的關係，如何達爾文學說祇能適用在生物進化上，至于社會進化則祇有以生產力之發展把握社會之動力的馬克思主義才能說明。凡欲明瞭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聯者，不可不一讀它。

譯筆忠實流暢，出版後即經各校讀日文同學採為參考對照之用，其價值可知。

科學的社會主義

Lenin著 喬治譯 定價一角

經機會主義與修正派所糟蹋的馬克思主義是由 Lenin 氏所重新發掘出來的。本篇即列寧的一篇名著，原名“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當為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家，及無產階級鬥爭的戰士來闡明馬克思主義底真髓的。與一般的介紹自屬不同。欲明瞭馬克思主義的真面目者，宜人手一編也。

重農學派理論底創設者

佛蘭士 開納

——其生平及學說——

俄國魯平著 孫柳杞譯 定價三半角

開納是馬克思所尊稱為科學的經濟學之父的，其經濟表乃企圖說明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第一人。俗流經濟學家不要說不曾完成這個工作，而且不曾意識着這種問題。直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上才完成開納所未竟的事業。真的，開納的經濟表也祇有馬克思和盧森堡幾個人充分理解過牠。本書著者魯平氏為現代蘇聯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在本書上把當時法國農村破產情狀，重農學派的社會背景，其學說及政策一一闡明無遺。譯者在序中說：“現在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現狀正與法國當時的情形相似，欲救濟中國農村經濟，那時的重農學派是值得我們借鏡的。”故不但研究經濟思想史者宜人手一編，即研究中國農村經濟者，當亦以先睹為快也。

譯者孫先生留俄六載，本書係從俄文直接翻譯，更為忠實可靠。

北平燕山書店出版

不日出版的
日文關鍵 金九經編
周作人序

本書特點

注音用羅馬字母 文法有中文詳解
取材富藝術興趣 編制用科學方法
既可當讀本閱讀 又可供文法參考

已讀日文者 得無師自通之效

未讀日文者 收事半功倍之功

本書內容一般

第一編 日文發音

用羅馬字注音，凡平假名片假名都推原其字之來歷，讀者不必苦記而一望便得。

第二編 語法大綱

是編乃本書最精彩之部分，為所有日文書籍得未曾有之一編，以最新說明法解說日文語法使讀者不必費苦功便能瀏覽日文書籍。

第三編 選文

選最新穎之論文、隨筆、小品、小說、戲曲、詩歌等現代日本文學之代表作，練習閱讀日文書籍能力，增加讀者之興趣。

附錄一 翻譯實例

中文日譯，日文中譯，於語氣之間，曲傳其神味，可作翻譯之指南者。

附錄二 助詞，虛詞，副詞索引

其他細目繁多 不及備載

全書三百餘頁
每冊實售洋一元四角

現在印刷中
准五月出書
北平燕山書店謹啓

**THE
SOCIAL CRITIC**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New Economic club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China.

Volume 1 April, 1930 Number 2

Articles

The Imperialist struggle for Markets.....	C. I.
The theory of "Organised capitalism"	F. Varga
International Fasc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 Chang
A fragment of Marx's Private life.....	B. Chang.
Chartist movement.....	Karl Marx
Capit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Japan...	F. utley
The Indian Revolution and Ghandi's manoeuvre O. W. Kuusinen.	
Some interesting stories about Lenin	J. Fang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proletarian movement	stalin
Social Emancipation of working women and the Five-year Plan	I. P. G.
Proletarian Economy	Kawakami

Annual Subscription : \$ 2.00. Single Number: 20 Cents.
